

何炳松  
孫工編

師範學校  
教科書

國

文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H194  
9

何炳松  
孫良工  
編

師範學校  
教科書  
國

文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68 9824 1

師範學校教科書(甲種)國文教科書第三冊

目錄

一 辨學中	朱琦	一
二 勉學	顏之推	四
三 知難	章學誠	九
四 師說	韓愈	一三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五 文天祥傳(上)	陳宏緒	一七
六 文天祥傳(下)	陳宏緒	二四
七 史可法傳		二九
八 岳飛傳		三七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九 大玉和小玉……………唐小圃……………四七

一〇 旅行家……………葉紹鈞……………五八

一一 蜜蜂……………陳醉雲……………六九

一二 明日歌……………錢鶴灘……………七四

第三學程 教學舉要

一三 讀通鑑論(二則)……………王夫之……………八二

一四 勸農論……………高錫……………八七

一五 致威寬……………左宗棠……………八九

一六 與弟文韶……………盧文弨……………九四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一七 出塞二首……………楊素……………一〇一

一八	從軍行二首	王褒	一〇三
一九	先驅	哀禾 周作人譯	一〇五
二〇	沈江	孔尚任	一一〇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			
一一	飛箱	安徒生 徐培仁譯	一一五
一二	玫瑰花妖	安徒生 顧均正譯	一二六
一三	守財奴	賴爾路頓著 宋易譯	一三五
一四	兇老婆	賴爾路頓著 宋易譯	一三九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			
二五	孔子在陳章	孟子	一四六
二六	述而章	論語	一四七
二七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	一五〇

二八 答許廷慎書……………方孝孺……………一五二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二九 豫讓報讎……………戰國策……………一五五

三〇 越王句踐棲會稽……………國語……………一五八

三一 齊天樂……………施朝幹……………一六二

三二 滿江紅……………吳偉業……………一六四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三三 一個缸窰主人……………嘯天生……………一六七

三四 趙倉唐爲太子摯使魏文侯……………劉向……………一七七

三五 望海潮……………折元禮……………一七九

三六 賀新郎……………王千秋……………一八一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本期略讀書目

左傳

漢書

淮南子

呂氏春秋

蘇東坡文集

渭南詩文集

稼軒詞

元遺山集

侯城集

王文成公全集

師範學校教科書(甲種)

# 國文教科書第三冊

## 一 辨學中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

『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萬里之遠，山阻水涯，車輦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





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

「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闕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已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巇，非第交闕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間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宮之富，觀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

「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妒道真，最爲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卽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

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卽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卽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不盡取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

『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交鬩者之所笑也。』

選自續古文辭類纂

注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清桂林人。詩古文以梅曾亮爲師友。有怡志堂集。○伏勝，字子賤，

漢濟南人。故爲秦博士，世稱伏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今古文尚書是。撰有尚書大傳。歐陽生，字和伯，漢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授兒寬。寬授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字長公，漢魯人。從歐陽氏學，善說禮，撰尚書論語說。其從弟夏侯建，字長卿，治尚書，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建卒自專。

門名經。時稱勝與建爲大小夏侯。①施讐，字長卿，漢沛人。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

孟喜，字長卿，從田王孫受易。梁丘賀，字長翁，漢諸城人，從京房受易。②濟詩傳自漢齊人轅固生；魯

詩傳自齊人浮丘伯；韓詩傳自燕人韓嬰；毛詩傳自趙人毛亨。鄭玄作詩箋，亦爲詩之功臣。

## 一一 勉學

顏之推①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有客難主人曰：『吾見疆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

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

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咏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闔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不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

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

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詠，諷咏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書

靈光殿賦。①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②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③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子④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⑤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⑥亦四十餘始學易論語；皇甫謐⑦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⑧亦爲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節選顏氏家訓

注 ①顏之推(531—591)，字介，南北朝臨沂人。有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篇。②魯靈光殿賦，

漢王延壽作。

③見論語。

④魏志武帝注：『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

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魏武嘗稱『長大而能

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⑤未詳。

⑥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

⑦公孫宏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六十爲博士。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①朱雲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②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叔母任氏對之流涕，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③『不學牆面』（見書周官）

### 三 知難

章學誠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可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⑤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



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sup>④</sup>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sup>⑤</sup>以卓絕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

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少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

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日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駢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

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

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沒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

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曲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注 ①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清會稽人。有文史通義、校讐通義、札遼、乙卯丙辰劄記、實

齋文鈔等。②見易繫辭下。③韓非子，有內外儲說。司馬相如作子虛賦。④見文心雕龍知音篇。

⑤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有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文集三十卷。⑥蕭穎士，字茂挺，唐蘭陵人。李

華，字遐叔，唐趙郡人。⑦班固作漢書，未及竟而終，其八表及天文志爲其妹班昭所撰。⑧馬融，字

季長，漢扶風人。後漢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⑨徐廣，晉蘄

人，字野民。嘗撰車服儀注及晉紀。裴駟，字龍駒，南朝宋開喜人，著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服虔，字名重，

漢滎陽人。應劭，字仲遠，漢南頓人。撰風俗通。⑩卞和，春秋楚人。嘗於荆山得璞玉，獻之，厲王以爲詐，

刖其左足。武王卽位，復獻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卽位，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

寶玉而題之以石，眞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焉。

## 四 師說

韓愈①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誥之。

選自昌黎文集

注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昌黎人。有昌黎文集四十卷。○郯子，春秋郯國之君。嘗與

叔孫昭子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故，孔子師之。萇弘，周敬王時爲大夫，孔子嘗就問樂。師襄，春秋魯擊磬之官，善鼓琴。論語謂之「擊磬襄」。孔子嘗從學琴。老聃，字伯陽，楚之苦縣人。嘗爲周守藏史，孔子往問禮焉。

##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論說文四篇。我們讀了第一篇，便知道學問雖是多方，然而總是殊途同歸的，我

們「黨同門，妒道真」的心性，可以去掉了。我們讀了第二篇，便知道人應自勉於學，不論年歲早晚，只要自勉，當有所進益。我們底「冠婚未學，便稱遲暮」的心意，可以擯棄了。我們讀了第三篇，便知道有學問的人，不必盡爲人所知，「遇合」，「同道」，「身後」之知，均不足恃，要在自己能「發憤忘食，關然自修」，纔是爲學立身真諦。我們底急急於求人之知的心志，可以放下了。我們讀了第四篇，知道勉學必有師以解其惑，不論其生年之先後，只要聞道先乎我，我就可以從而師之，「吾師道也」，這樣我們底「有感不解，恥學於師」的心情，亦可捐除了。總之這四篇在內容上是一貫的。

二、作法：演說學(A)。

(1) 演說學底意義。

(參楊炳乾演說學大綱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劉奇演說學第一章第一節。)

(2) 演說底材料。

(參劉奇演說學第二章第二節及第三章全。)

(3) 演說底詞句。

(參程湘帆演說學第三章，劉奇演說學第六章，楊炳乾演說學大綱第二編組織與修辭)

三、教學注意：

(1) 參讀朱琦辨學上下；

(2) 參讀顏氏家訓；

(3) 連貫本學程各文底內容，作一簡單的說明；

(4) 本學程各文形式底比較研究。

## 五 文天祥傳(上)

陳宏緒⊖

文天祥，吉州廬陵人。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天祥生時，大父夢兒乘紫雲而下，已復上，遂名雲孫，字天祥。已貢於鄉，名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爲童子游鄉校，見學宮祠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



間，非夫也！』

年二十，舉進士，對英集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擢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慶。』尋丁父憂歸。

開慶初，元兵入寇，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入爲寧海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爲臺臣論罷，除權直學士院。平章賈似道以致仕要君，天祥當制，裁責以義，似道不懌，使臺臣劾罷之。天祥旣數斥，引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已復除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

明年爲德佑元年，正月，諜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奉詔起兵，有衆萬人。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天祥江西安撫使，趣入衛。

初左相王燾，主天祥遷擢，屢詔趣之，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燾引嫌去。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夢炎亦附宜中，遂命天祥屯隆興，而趣江西置黃萬石代入衛。萬石者，前所論罷天祥臺臣也。於是宜黃令狀稱寧都六姓義士，劫樂安宜黃，萬石嗾守臣趙必臯，聞於樞密院。天祥曰：「寧都六姓，悉駐吉州，未嘗有一足至撫，守臣殆欲沮勤王大計，遂爲此欺罔耳。」有旨責降必臯，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搏猛虎。」天祥曰：「固然！但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前，庶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社稷猶可保也。」

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叛將呂文煥之族呂師孟爲兵部尙書，賴以通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十月至平江，常州告急，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往，天祥命宋華、尹玉、麻士龍助之。

至虞橋，士龍戰死，宋華、尹玉皆敗，全不發一矢走還。元兵破常入獨松關，宜中大懼，議棄平江，召天祥、平江遂陷。元伯顏至皋亭山，天祥已知臨安府矣。慷慨白於朝，請移三宮入海，率義士背城借一，莫有聽者。未幾，太皇太后奉傳國璽降元，宜中宵遁，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不拜，詣元軍前講和。至則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毀其社稷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徐議歲幣，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尙多未下，利鈍固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必並起而恢復之，則北朝危矣。』伯顏更以厲詞相挾。天祥曰：『某爲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顏爲之改容，因拘留之。偕丞相吳堅等五人，比至鎮江，於是天祥與其客杜潛十二人，夜亡入真州，遂渡海如溫州。

當天祥拘鎮江，謀脫去不得，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禁夜者，以計借得其官燈得出卷，遂抵真州。時李制置庭芝在淮東，夏宣撫貴在

淮西皆擁重兵。天祥至真安撫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然後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途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爲書兩淮，遣使四出納結。適有反間至揚州，言於制府曰：『北朝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使提舉諭再成亟殺天祥。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取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張徐二路分自城中來，云安撫命謀相送，未知丞相何往？天祥曰：『往揚州。』路分曰：『揚州欲殺丞相。』天祥曰：『若往淮西，則無歸路，必揚州耳。』俄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就騎，天祥亦騎，行數里，五十人皆捉刀立，二路分請下馬，天祥曰：『吾其死此乎？』二路分前曰：『揚州必不可往，丞相曷乘舟歸北爲便？』天

祥大驚曰：『是何言！如此，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其誠確，乃曰：『安撫亦在疑信間，令某便宜從事，今乃知丞相忠義如此！』遂導之往揚州，四鼓抵城下，宿野廟，無屋可棲，枕藉地上，風寒露濕，悽苦殆非人情。聞城上鼓角有殺伐聲，傍徨無以自處。杜濬請趨高郵，渡海歸江南，無徒死城下。天祥意未決。已從者四人，竊其囊金逃去。揚城外距楊子橋甚近，北時時有哨馬出沒。天祥不得已，往避賣薪者家，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堆中，四山闐然，無米可飯，以衣襯污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忽哨騎數千馳至，天祥度不免。俄大風喧呼，黑雲暴起，微雨紛紜挾之，四望悉昏冥，騎遂辟易過去，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滿耳。次日飢甚，求米不得，投古廟，與丐婦人居。後遇樵者，悉所從至高郵路。歷賈家莊，過板橋，復值哨騎，執杜濬、金應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三創；天祥伏篋箚中，偶不見獲。濬應解所懷金與哨，亦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抵高郵，遂趨通州，猶以制司之命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濬浦，始釋前疑。進洋子江，展轉四明天臺，自二月二十九夜亡，至

四月八日抵溫州。凡四十日間，前有哨卒，後有追騎，制司復以猜疑而欲殺之，幾死者屢矣。

至溫，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端宗卽位，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召入爲左丞相，天祥旣素與宜中不合，力辭相命。景炎<sup>④</sup>元年七月，乃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趙時賞、趙孟深將一軍取寧州，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張汴、趙時賞、趙孟深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黎貴達以吉郡兵攻泰和，吉水八縣是歲臨淮諸郡皆來送款。潭趙璠、張虎、熊桂、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豪傑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於是天祥軍勢大振，無何而有空坑之敗。

注 ①陳宏緒，字石莊，明末清初新建人。與同里徐巨源、萬茂先輩相切磋。有石莊集、鴻梅集、寒

匡近藁等。①楊邦乂，字晞稷，宋吉水人。建炎初，知溧陽縣，死於金兀朮之兵。胡銓，字邦衡，宋廬陵人。

皆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有澹菴集一百卷。②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有深寧集、詩考、

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小學紺珠等二十餘種。③開慶，宋理宗年號。④錢若水，字

濟臣，宋新安人。累遷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⑤江萬里，字子遠，宋都昌人。度宗朝累官左丞相。以

峭直爲買似道所惡。⑥德佑，宋恭帝年號。⑦呈，音節，岳字之諱。⑧獨松關，在浙江餘杭縣西北

七十五里之獨松嶺上，形勢陝狹，爲江浙二省要隘。伯顏分兵三道犯臨安，其一道出此。⑨皋亭山，

在浙江杭縣東北二十里。伯顏軍皋亭山，宋君臣奉璽降之。⑩景炎，宋端宗年號。

## 六 文天祥傳(下)

陳宏緒

先是元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走卽鄒瀛於永豐，瀛兵敗，恆窮追天祥，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趨時賞坐肩輿，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得逸去，收

殘兵奔循州。祥興○元年春，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目劾，乞入朝。張世傑日以迎候宜中爲辭，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潮陽縣，已遂有陳懿之變。天祥被執於五坡嶺。陳懿者，潮州劇盜，其黨劉興，數叛附爲害。天祥執興誅之。懿乃潛導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奄至，衆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一時官屬士卒死者甚衆。天祥見弘範於潮陽，不拜，踴躍請就死。弘範驅之前，與俱至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索之急，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二年二月，厓山破，陸秀夫沈其妻孥，冠裳抱帝赴海。從而死者數十萬人。弘範置酒軍中大會，從容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作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天祥至燕。



初天祥被執，取懷中腦子，盡服之，不死。已在道，不食八日，又不死。既至燕，丞相李羅命盛供張，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乃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李羅召見，使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或牽頭，或擊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其背，卒不跪。李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不賣國。前被拘留時，國亡當死，徒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忠臣但爲宗廟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李羅不能詰，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未嘗一食官飯，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日放意文墨，以洩悲憤。其爲詩有指南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又自譜生平行事一卷，曰紀年錄，天下爭傳誦之。宋故臣王積翁、謝昌元等十餘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元世祖素知天祥賢，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意，天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

仲不死而功在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生平。請勿復言。』會參知政事麥朮丁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又閩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率兩翼兵爲變，丞相無憂。疑丞相者天祥也。於是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麥朮丁力贊如天祥請，從之。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天祥臨刑，當過市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天祥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向再拜，遂死。年四十七。於是連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城門晝閉，宮中皆秉燭行，羣臣入朝，亦熱炬前導。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

天祥性豪侈，生平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及起兵勤王，痛自貶損，盡散家資爲軍費。忠義所激，人人樂爲效死。然行兵以法，不少假貸。在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立斬之。在漳，吳浚降元，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在循，黎貴、達潛謀降，亦執而殺之。

與貴達，皆其幕府士也。天祥死，吉州郡庠肖天祥像，冠貂蟬冠，服法服，與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並祀祠中，俎豆不絕。

論曰：文信國嘗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爲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勢亦以寢弱。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州；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嗟乎！使從信國之謀，趙氏豈遽至於亡哉！信國孤忠大節，萬代之所瞻仰，予獨惜宋之君相，得一信國而卒不能盡其用也，悲夫！

選自國朝文錄

注 ①祥興，宋衛王昀年號。

②腦子，卽馬腦，因其文理交錯似馬腦，故名，又作瑪瑙。

③蕘城

，卽蕘城，謂以草覆城也。蕘，柴也，謂蕘城之柴也。

## 七 史可法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sup>⊖</sup>人。

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

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sup>⊖</sup>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

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

法與左良玉<sup>①</sup>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

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

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以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潞，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sup>②</sup>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

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二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鉞，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

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自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

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

可法啓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sup>④</sup>  
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諸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款資，士莫不發，可法疏邀之。因言：『匱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

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

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及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sup>⑤</sup>之辱，漢光武不忘熬薪<sup>⑥</sup>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sup>⑦</sup>恭皇帝亦死於賊，<sup>⑧</sup>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



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sup>⊕</sup>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

比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敍防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而諸鎮遂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飢。

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

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諂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清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關，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

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

越二日，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滄，以當南北之衝，四鎮綦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制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節選明史

注 ①大興，縣名，今屬河北省。祥符，縣名，即今河南開封縣。

②盧象昇，字建斗，明宜興人。官兵

部侍郎。能治軍，大破李自成。後與清兵遇，礮盡矢窮，奮鬥而死。有忠肅集。

③左良玉，字崑山，明臨清

人，積功封寧南侯。福王時引兵討馬士英，至九江死。④馬士英，字瑤草，明貴陽人。北京陷，士英等立福王於南京。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憤，日事報復，名器猥濫。清兵破南京，飾其母爲太后，奔杭州，事露，杭人逐之。阮大鍼，字圓海，明懷寧人。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失職。後避居南京，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朝，爲兵部尚書。旣得志，專翻逆案，中外憤怒。清兵渡江，走金華，爲紳士所逐。尋降清。從攻仙霞嶺，僱仆石上死。⑤泗、鳳二陵，在安徽泗州、鳳陽二縣，均明朝祖陵。⑥風俗通云：「夏帝相遭有窮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竄，而生少康。」⑦後漢書馮異傳：「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客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⑧先皇帝，指思宗。⑨恭皇帝，卽思宗之父福恭王。⑩燕笄，燕樂也。詩：「嘉賓式燕以衍。」⑪割，害也。書：「湯湯洪水方割。」

## 八 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

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得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偪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禽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當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軍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陳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柞城，又戰黑龍潭，皆大

捷。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陳，賊亂，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禽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

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馳至新亭，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

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嘗答以「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申制。又詔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舉，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恐貽後世譏。」檜銜之。

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輿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路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



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偪鄜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遁還汴京，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

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盃，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

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以滅迹，又偁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算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遷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入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竝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去，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

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sup>⑤</sup>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節宋史

注 ①宣和，宋徽宗年號。 ②東京，卽汴之開封。 ③滑南，卽今河南之滑縣。 ④万俟卨，字元

忠，宋陽武人。紹興初官提典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入覲，希秦檜意，譖飛，構陷成獄。 ⑤優，音嫻。 ⑥吳玠，字晉卿，宋德順人。知兵善射。金兵入蜀，玠與弟璘共破之，蜀賴以全。

##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敘事文三篇。形式上爲傳記，內容都是敘述我國底民族英雄的。岳飛、文天祥底忠心於宋，史可法底忠心於明，均是可歌可泣的故事。

二、作法：文法副詞(B)。

副詞底種類(下)。

(戊)否定副詞——「不」，「否」，「弗」，「未」，「莫」，「匪」，「無」，「勿」，「罔」等。  
(己)詢問副詞——「何」，「奚」，「安」，「焉」，「惡」，「烏」，「胡」，「曷」，「盍」等。

(庚)傳疑副詞——「蓋」、「倘」、「或」、「豈」、「幾」、「寧」、「庸」、「詎」等。

(辛)應對副詞——「唯」、「諾」、「然」、「愈」、「否」等。

(壬)命令副詞——「尚」、「苟」、「其」、「豈」等。

(癸)表敬副詞——「辱」、「惠」、「幸」、「伏」、「竊」、「忝」等。

(參馬氏文通卷六，陳承澤國文法章創八，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六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

六章，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第十章。)

### 三、教學注意：

(1)提出本學程各篇中的副詞，加以分析。

(2)參讀文文山集，岳武穆集等。

## 九 大玉和小玉

唐小圃○

鄉下地方，住着一個寡婦，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名叫大玉，二女兒名叫小玉。

大玉和小玉，雖然是一乳同胞的親姐妹，但是她們的性情，可大不相同。大玉的心術很壞，自私自利，驕傲非常，並且甚麼事，都不肯做，是一個極懶惰的女子；小玉卻不是這樣。她的性情溫柔，謙恭和藹，並且勤儉耐勞，終日做事，她不但做自己的事，就是大玉應當做的事，她也替她去做，真是一個極好的女子。所以同村的人，沒有一個不誇獎她的。

有一天寡婦要做午飯，因為家裏的水，已經用完了，便對大玉說道：

『大玉呀，現在沒有水啦，快到井臺上汲兩桶水來，我等着水做飯呢！』

寡婦說了一遍，大玉已經聽見了，因為想要偷懶，所以假裝的沒聽見，她一聲也不言語。寡婦見大玉沒有答言，便又說道：

『大玉呀，我叫你呢，你沒聽見嗎？』

大玉到了此刻，知道不能躲避了，便懶懶的說道：

『聽見啦！聽見啦！又叫我做甚麼呀？』

寡婦說道：

『我叫你汲水去，趕快去罷！我等着用呢。』

大玉說道：

『這樣費力的事，總是叫我去！我不願意汲水，叫小玉汲去罷！』

寡婦說道：

『叫你做一點事，你總是支吾，小玉沒在家，你不知道嗎？她不是檢柴去了嗎？』

大玉聽說小玉沒在家，沒有法子，只好擔了二個水桶，提了一個弔桶，滿臉帶着不高興的樣子，一步步走不了三寸，慢慢的走出大門。她剛出大門，恰巧遇着小玉擔着柴回來了。大玉一見，連忙說道：

『你來的正好，母親叫你汲水去呢！』

小玉聽了大玉的話，心裏早明白了，便說道：

『真是母親叫我汲水去嗎？』



大玉說道：

『怎麼不是真的，難道我還和你說謊話嗎？』

小玉說道：

『我想必是母親叫你去汲水，可是你不願意去，你所以說母親叫我汲水去，我猜的對不對？』

大玉說道：

『你猜的很不對，明明是母親叫你去汲水，你若是不信，你問母親去。』

小玉說道：

『不！我何必去問呢？卽或真是母親叫姐姐去汲水，我替姐姐去汲，也是應當的。那麼，我檢的柴，你替我拿回去罷！』

小玉說完，便把柴擔交給大玉，自己接過水桶和弔桶，一直向井臺打水去了。小玉到了井臺，便用力汲水，把兩個水桶全盛滿了。她將要回家，忽見面前來

了一個老乞婆，穿着極髒極破的衣服，對小玉說道：

『小姑娘，你行一點好事嗎！我現在口渴的難過，把你的清水給我一杯喝罷！』

老乞婆一邊說着，一邊由身邊取出一個破茶杯來。小玉是一個極溫柔的女子，不論同誰說話，全是很和藹的。況且她見這老乞婆非常可憐，所以更客客氣氣的對她說道：

『哦！老太太！你要喝水嗎！你等一會兒，我給你汲一點新的喝罷。』

小玉說完，便從新汲了一吊桶，給老乞婆倒在茶碗裏。說道：

『你喝罷，你慢慢的喝，不必忙。若是一杯不夠喝的，等你喝完了，我再給你倒一杯。』

老乞婆聽了小玉的話，臉上立刻現出極感激的樣子來，說道：

『啊！小姑娘，你給我水喝，我謝謝你，你這樣的惜老憐貧，實在難得呀！』

小玉說道：

『我本是一個小孩子，我可不敢當你這樣的誇獎啊！』

老乞婆說道：

『小姑娘，你實在是好姑娘啊！說出來的話，何等的溫柔！何等的和藹！你對我這樣的苦老婆子說話，尚且如此，要是對旁的人說話，更不待言了。像你這樣的小姑娘，我從來沒遇見過，可惜我是一個窮人，也沒有甚麼好物件，可以送給你。我祇有盼望你每次說那溫柔 and 藹的話，便從你的嘴裏，往外飛鑽石，你想好不好？』

小玉聽了老乞婆的話，以爲是笑談，便隨便答道：

『好的，我託你的福。將來若是吐出鑽石來，我就給你茶喝，不給你涼水喝了。』  
小玉說罷，一轉眼的工夫，那老乞婆，便不見了。小玉也沒十分注意，便擔着水桶回家去了。小玉到了家裏，寡婦便向她問道：

『怎麼你汲水去啦？』

寡婦說到此處，心中明白了，便又向大玉說道：

「這又是你偷懶哪！我叫你汲水去，你不肯去，你指使你妹妹去，你自己想一想，她比你歲數小，你對她說謊話，你這做姐姐的，豈不虧心嗎？」

小玉聽見母親責問大玉，便連忙說道：

「母親不要生氣，這一次實在是我不願意替她去的，她並沒有對我說謊話，母親別生氣啦！」

小玉剛剛說完，好奇，祇見從她嘴裏，飛出幾塊鑽石來。又白又亮，非常的好看。寡婦和大玉看見，甚是驚奇，便一齊問道：

「這是怎麼啦！怎麼從嘴裏往外飛鑽石啊！」

小玉自己也覺着奇怪，便把遇見老乞婆的話，對着她母親和她姐姐說了一遍。寡婦聽了，非常歡喜。大玉聽了，並不歡喜，倒反嫉妬起來了。她心中想道：

「這樣好事，爲甚麼不叫我遇見呢？她怎麼會吐鑽石呢？哼！明天我也汲水去，

若是遇見那老乞婆，我也叫她對着我說一說，自然我也會吐鑽石了。到那時候，小玉也就不能專美了。」

大玉想罷，她也沒說出來。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因爲惦念鑽石，所以起牀比每天早的多。她起牀以後，一聲也不言語，一個人跑到院子裏，找了兩個大水桶，一個吊桶，她並不擔在肩膀上，用手連拉帶扯，咕啦咕嚕的就拉到井臺去了。

大玉到了井臺，隨隨便便的把吊桶繫在井裏，汲了許久，好容易纔汲滿了兩桶水。她本來不願意汲水，不過藉着汲水，等那個老乞婆。誰知道把兩個水桶都汲滿了，那老乞婆還是沒來。大玉等了半天，心裏非常的焦燥，正在這個當兒，來了一個討飯的老頭子，穿着又髒又破的衣服，走在大玉的面前說道：

「姑娘，你可憐我罷！把你的水給我一杯喝罷！我渴得要死啦！」

大玉本來就不耐煩，又加着她等的那老乞婆沒來，卻來了一個討厭的老頭子，因此越發覺得不耐煩了。她一聽那老頭子和她要水喝，便生着氣說道：

「甚麼？你想喝水嗎？我的水可不能給你喝，難道我還伺候討飯的嗎？真討厭哪！」

大玉說完了，那個老頭子又說道：

「給我一杯喝罷，我實在是渴極啦！」

大玉翻着眼睛說道：

「哦！你渴極啦！既是渴極啦，自己汲水喝呀。我費了許多的氣力，汲上來的水，你想喝現成的嗎？我告訴你，你那是妄想，趁早離我遠遠的快去，快去！討厭極啦！」

那討飯的老頭子，聽了大玉的話，仍然不走。又說道：

「姑娘啊！你說的話，怎麼這樣難聽啊！你就是不給我水喝，也不必發怒啊！你要知道，鬪人是人，窮人也是人，沒有甚麼貧富貴賤可分。況且這個地方，是公共的地方，你有甚麼權力，可以使我快去呢？並且我向你討水喝，這是行路的人常有的事。也不見得討厭哪！我奉勸姑娘，以後不要這樣的說話。」

大玉聽了，更覺有氣。

『你是一個老乞丐，你要教訓我嗎？我不是這樣的說話，應當怎樣的說話呢？』  
討飯的老頭子說道：

『你問我應當怎樣的說話嗎？你聽我告訴你！既是一個姑娘，便應當自己尊重自己，一言一語，全要留神！說出來的話，總要謙恭和藹，那纔是呢。豈可說那難聽的話呢？』

大玉說道：

『我歡喜說那難聽的話，你這老乞丐，還敢把我怎麼樣呢？』  
討飯的老頭子說道：

『我勸你還是說那謙恭和藹的話好，不要說難聽的話啦！』  
大玉說道：

『我偏說難聽的話，我偏說難聽的話！』

討飯的老頭子說道：

『你一說難聽的話，就從嘴裏往外跳癩蝦蟆，你可要小心哪！』

討飯的老頭子，說完就不見了。也不知道往那裏去了。大玉一生氣，把兩桶水也潑在地下了，擔着兩個空桶，提着吊桶，氣哼哼的就回家去了。她回到家中，她母親向她問道：

『你往那裏去啦！又是和誰生氣來著？』

大玉說道：

『唉！今天真是不幸，忽然遇見一個要死的老頭子，又窮又老，非常的討厭，我今天真是不幸啊！』

大玉剛說到這裏，祇見從她嘴裏，跳出一個癩蝦蟆來。寡婦和小玉看了，全替大玉擔驚。大玉自己卻不害怕，她依舊不肯謙恭和藹，還說那難聽的話。她每次說難聽的話，必從嘴裏往外跳癩蝦蟆。日子久了，她慢慢的也後悔了。她心中想道：



『小玉是我的妹妹，她的歲數，雖然比我小，可是她的性情，非常溫柔，說話又謙恭和藹；每次說話，必從嘴裏往外飛鑽石，我的性情沒有她那樣好，說話又難聽，所以每次說話，必從嘴裏往外跳癩蝦蟆，這可怎麼好呢？我以後，必須改過，一舉一動，全要跟着小玉學。倘若能學到小玉那樣，縱不能從嘴裏吐鑽石，大約也不致吐癩蝦蟆了罷！』

大玉想罷，從此以後一舉一動，果然全跟着小玉學，不久便成了一個好姑娘。她的嘴裏，也不往外跳癩蝦蟆了。

選女子童話集

注 ① 唐小圃，現代兒童文學家。

## 一〇 旅行家

葉紹鈞 ①

很遠很遠的一個地球上，有個旅行大家。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他都遊歷

過。回家休息了一年，覺得住在家裏太氣悶了，又想出去遊歷遊歷。他就提了個皮包，走出了家裏。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想總要到個有趣的地方去；聽說地球上有多人，而且那些人是很聰明的，他們能夠想出種種的方法，造成種種的器具，大家過很好的生活。這地球一定是個有趣的地方，倒不能不去看，他這麼想，就決定遊歷地球。

他先寄了一封信到地球上，告訴地球上的人說，自己要到地球上遊歷了，地球上的人立刻忙起來了，要想出很客氣的方法來歡迎他，因為他從很遠很遠的一個星球上來，是個應當尊敬的客人。後來決定在東海邊上紮起一個極大極大的牌樓。上面都是各色的鮮花，襯着翠綠的樹葉。這就算地球上的大門，這尊敬的客人就從這里進來。大門裏面，凡是能夠奏音樂的，都聚在那裡，編成一個極大的音樂隊。等到尊敬的客人來的時候，一齊把最好聽的曲調奏起來。

旅行家坐了一乘輕快的飛艇，離開了自己的星球，向地球前進。他經過了不

可計量的空間，穿過了不知多少層的雲，看見了不知多少顆星的面目，才到了地球的大門前，東海之邊。地球上歡迎的人便歡呼起來，好聽的音樂便吹奏起來，東海的浪聲反而聽不清了，牌樓上的花兒含着笑意似的，也在那里抖抖地動搖；想來也是歡迎尊敬的客人的意思吧。

旅行家看了，聽了，心裏非常快活；想地球上確是有趣，這等人何等的可親可愛，又何等的聰明啊！歡迎的盛會散了以後，他就住在一家旅館裏。地球上的人公舉出一個全能懂得地球上的事的人來陪他，預備他遊歷時候隨意詢問。

喫飯的時候，他喫的是上好的菜，味道香美，分量又多，沒有喫完，就覺胃脹緊了，看看旁邊同喫的人，還在那里張大了口裝下去。便想這一定有緣故，量來地球上好喫的東西生得太多，不喫掉了，地球上要沒有擺處，所以他們儘量地喫把胃擴大了。他向來沒有練習過，胃還是個小小的，只得停了不喫，便站起來出去散步。陪他的人跟着他。

出了旅館，轉了兩個灣，走入一條狹小的巷裏。兩旁的人家也正喫飯呢。他們並沒有味道香美的多量的菜，只有一小碟鹹豆擺在他們飯碗的前面。旅行家看了，覺得有些奇怪。難道他們的胃特別小麼？或者他們不愛喫味道香美的多量的菜麼？實在想不明白，只得問了：『我們剛才喫的東西這麼多，這麼香美，爲什麼他們只喫一小碟的鹹豆？』

陪伴的人面孔上露出一種稀奇的样子，心裏正想，這遠處星球上來的人有些兒傻氣。但一想到他終究是個尊敬的客人，便很客氣地回答道：『他們同我們不同，你初來，自然不能明白。大概住在這種巷裏的人，都是很窮的。』

『什麼叫做窮？我不明白。窮了就只能消喫一小碟子鹹豆，我猜來窮就是胃量小的意思吧。』

『不是，並不是。窮就是沒有錢。我們地球上，要有錢才能換東西。窮的人沒有錢，有也很少，只能換點不好的東西。』

『我更不明白了。錢又是什麼東西呢？』

陪伴的人就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金圓來，授給他看。他接在手裏，看了這一面，又看那一面，這樣地翻了好幾回。這確是可愛的玩意兒，又小，又亮，又滑，但是他有些不信。

『這是小孩子玩弄的小東西，真好玩，可是我不大能相信，這個是用來換東西的東西！』

『你不相信，我換給你看。你現在要用些什麼東西？』

旅行家想了一想別的都用不到；坐了一趟飛艇，汗衫有點汗污了，就取一件汗衫罷。他就說：『我現在需用一件汗衫。』

陪伴的人就引他走出狹小的巷，到一個寬大而繁華的市場。在一家鋪子裏把金圓交給店裏的人，一件很美麗的汗衫就拿出來了。陪伴的人說：『你看，汗衫換來了。這是我們地球上最有名的汗衫，用中國出產的蠶絲織成的，多麼軟，多麼

輕拿在手裏，幾乎沒有分量；一把就捏得攏來。待穿上了身，光彩華麗，竟不可說。」

旅行家看汗衫實在好，心裏自然歡喜。但立刻又使他疑惑了，因為他對面走來一個人，這個人拖了一輛大貨車，身體彎成鉤子的樣子，一步一頓地走來，他身上的衣衫不要說汗污，簡直塗滿了泥，而且破了。旅行家問道：「這個人的衣衫髒到這個樣子，還不去換一件新的衫子來，同我一樣；不知爲了什麼緣故？」

「他也是個窮的人，那里來金圓去換美麗的衫子呢？」

陪伴的人這句話，引起了旅行家剛才還沒弄明白的意思，他就再問：「我到底還沒有弄明白，爲什麼一定要用錢去換東西？大家爽爽快快地揀要用的拿，不便當些麼？」

「我們地球上向來是這樣的，也不知究竟是什麼道理。總之，沒有錢就不能拿一絲一毫的東西。」

「倘若拿了呢？」

『沒有錢而拿人家的東西，叫做強盜，叫做賊，有官吏在那里，可以關他們起來。關強盜和賊的地方叫做監牢。我們有很好的監牢，裏面強盜和賊也不少，隔日可以領你去參觀參觀。』

『關他們起來不是很費事嗎？他們關在裏面又不是很苦麼？你們何不給他們些錢，讓他們去換東西？官吏也不要了；監牢也用不着了。這何等省事！』

『各人的錢，各人自己用，怎肯給別人。剛才我給你買汗衫的錢，並不是我給你的，是我們公共捐出來供給你的，因為你是個尊敬的客人，其外你住旅館，你喫飯，你要用一切東西，都由我們出錢，因為你是個尊敬的客人。』

『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有餘多的錢的，給些與沒有錢的，使他們也得去換些要用的東西，豈不大家舒服？』

陪伴的人熬不住笑了，說道：『有了餘多的錢，不好留在那里，等到要用的時候用麼？何必給與他人？你真不能明白我們地球上的情形。』

『原來這樣，我明白了。』

他們還在市場中走，看見一家鋪子裏在做許多箱子，大大小小，形式不一。旅行家問道：『這又是什麼東西？是用來玩的，還是有正當的用處的？』

『這大有正當的用處。一切有用的東西，都好藏在裏面。』

『我又不明白了。照你所說，要用什麼可用錢去換。那麼有了錢就是了，要用東西的時候一切都換得到，何必要把東西藏起來呢？』

『你又想不到我們地球上的人的心思了。現在不用的東西，藏了起來，將來好用，便省了錢。即使自己不用，更可留給子孫用；省出來的錢，子孫可買別的東西了。這就是要把東西藏起來的道理。』

旅行家點點頭，懂了。但是他的心情，不及沒有到地球之前那樣高興了。他想地球上不見得十分有趣，人家傳說的話，不免有點靠不住。地球上的人看來不見得很聰明；不然，何以會想出把錢換東西這種不聰明的方法，造成藏不用的東西



的箱子這種不聰明的器具？又何以會過這種一般人喫得胃脹，一般人只喫一小碟鹹豆，一般人穿中國蠶絲織成的汗衫，一般人穿滿了泥而破爛的衣服的生活？他這樣想，不高興再走了，便回到旅館裏，欲立刻駕了飛艇，回到自己的星球去。

他又想地球上的人待他很好，口口聲聲稱爲尊敬的客人。倘若能够想出點方法，幫助他們，也可報答他們的好意。他就再出去考查，地球上的情形都明白了。方始回到自己的星球去。走的時候說：『我就要到地球來的，承你們好意待我，我再來時，將帶一件很好的禮物送你們。』

不多幾天，他又來了，仍舊坐了飛艇來。地球的大門口，歡呼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同前一次一樣的高而繁。因爲大家要看他帶來的禮物，歡迎的人比前更多，幾乎要立到海面上去。

他的禮物拿出來了，是一張機器的圖樣。他對大眾說道：『我要教你們造這一種機器。這種機器可以耕種田地，可以製造器具，成功很快，使用又很便，你們願

意試一試麼？」

『願意！願意！』大眾海潮一般喊起來了。

他就到鐵廠裏，教授工人，照他的圖樣，造成許多架機器。並教他們安放在各處的市場裏，各處的田裏。大眾要看他的機器怎樣使用，各處的市場和田野都擠滿了人。

他把穀種擺在機器裏，一按機關，那機器就飛一般的滾。不到半分鐘，一畝田播好了種了。他又按另一個機關，那機器就滾入樹林。不到半分鐘，已經製成許多很精美的桌椅。他向大眾說：『要他做不論什麼事，造不論什麼東西，都是這個樣子。』

大眾看得呆了，像遇見了魔術師一樣。一個鄉下小女兒手裏拿一絞紗；她心裏想，我這紗一定可以託他造一件美麗的衣服了。她就向旅行家說了。旅行家把紗放在機器裏，又按一個機關。不過三四秒的工夫，一件美麗的衣服已經製成了，

又輕又軟，光彩鮮豔，同中國蠶絲織成的沒有什麼分別。那鄉下小女孩自然快活非常，其餘的人也如神仙一般，只顧嘻嘻的笑，齊唱道：

我們的新生活來了！

我們的新生活來了！

旅行家向大眾講明，要有什麼用處，按那一個機關。大眾都明白了。

要用鋼琴的女郎走到機器旁邊，一按機關，就得一套衣服，穿了去遊山玩水。  
要喫美味的食品的老翁走到機器旁邊，一按機關，就得一份食品，自去享用。  
要玩好玩的東西的小妹妹走到機器旁邊，一按機關，就得幾件玩具，自去玩弄。

要用什麼東西的人，走到機器旁邊，一按機關，就得到心裏所要得的東西。  
地球上的人忘記了換東西的錢和藏東西的箱了。

注 ○葉紹鈞(1892——)，字聖陶，江蘇吳縣人。文學研究會中堅份子，現任開明書店編輯。有隔膜、火災、線下、倪煥之、未厭集、稻草人等。

## 一一 蜜蜂

陳醉雲

你不要看輕這小小的飛蟲，

牠們的名字叫做蜜蜂！

也像勞苦的人們一樣，

牠們常常一天到晚的做工。

你可曾聽得工場中『杭育，亥育』的聲音？

牠們卻唱的是『嗡嗡，嗡嗡！』

又甜又美的蜜糖呵，

就是牠們製造成功！

## 海峽之夜

明月照在海上，

盪漾，盪漾，

盪漾着無邊的碧浪。

兩座巍峨的山，

對峙在海的中央，

隔斷了萬疊的波光。

寂寂的帆影；

沈沈的山影；

水波活躍着，

好像銀碧的魚鱗

可愛呀，

這偉大而幽默的夜景！

選自兒童圖畫詩譜

能否帶我同去

陳醉雲

風！你這樣匆匆，

預備到那裏去？

能否帶我同去？

假使我做了你底伴侶，

我將去替植物播種，

一一 蜜蜂

七一

去替船夫推動帆篷，  
更去幫着花草跳舞；

可是不願做傷人毀物的大風！

雲！你這樣匆匆，

預備到那裏去？

能否帶我同去？

假使我做了你的伴侶，

我將變出藍的、白的、紫的、色彩，

把天空點綴得很美很美；

并將變作狗、羊、獅子、白象，

在天空中飄舞來往；

可是不願做陰慘慘的烏雲，  
使人家瞧不見太陽和月亮。

選自桃花

## 寒林

陳醉雲

寒風吹着枝枒，

靜寂中但聽得落葉沙沙，

那些鳴鳥不知那裏去了，

在夕陽斜照時祇點綴着幾隻烏鴉。

樹林呀！

你也記得春天時繁花如錦的美麗嗎？

你也記得夏天時濃蔭如畫的繁榮嗎？



選自桃花

注 ①陳醉雲，現代兒童文學作家。餘未詳。

## 一一 明日歌

錢鶴灘①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萬事成蹉跎。  
人生苦被明日累，  
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墮，

百年明日能幾何，  
請君聽我明日歌。

選分年兒童圖畫詩歌

## 山歌

做天難做四月天；  
蠶要溫，和麥要寒；  
賣菜哥哥要落雨；  
採桑娘子要晴乾。

做地莫做熱鬧場；  
下挖溝池上打牆；

一二 明日歌

甌瓦十年三反覆；  
草不回青花不香。

做人莫做富家翁；  
朝積金銀夜積銅；  
積得錢多無用處；  
千家叫苦萬家窮。

### 採茶歌

初去採茶茶發芽；  
各提籃子到山崖。

大姐探多妹探少，  
不論多少早回家。

再去採茶正當春；  
娘在房中繡手巾。  
兩頭繡出茶花朵，  
中間繡出採茶人。

末後採茶忙又忙；  
丟了茶筐趕插秧。  
插得秧來茶要老，  
採得茶來秧又黃。

選自兒童圖畫詩歌

### 賣布謠

劉大白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  
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弟弟袴破，  
沒布補袴。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是誰買布，  
前村財主。

土布粗，  
洋布細。

洋布便宜，  
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

餓倒哥哥嫂嫂！

選自賣布謠

注 ①錢鶴灘，現代兒童文學作家，餘未詳。 ②劉大白（1880—1932）浙江紹興人，有舊夢、郵吻、白屋詩話、舊詩新話等。

##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兒童文學四篇。創作童話兩篇，創作兒童詩歌八篇。此為師範生應特別研究的文體之一。

二、作法：兒童文學（A）

（1）兒童文學底意義。

（參張聖瑜兒童文學研究第一章，趙景深童話學ABC第一章第一節。）

（2）兒童文學底起源。

（參張聖瑜兒童文學研究第二章，周作人童話略論第一章第二節。）

（3）兒童文學底分類。

(參周作人童話略論第三章，趙景深童話學ABC第一章第二節)  
三、教學注意：

(1) 提出中國幾個童話作家，加以評論；

(2) 參讀謝六逸神話學ABC以區別童話與神話之差異；

(3) 關於歌謠須參讀下列各書：

(a) 北大歌謠週刊合訂本第一冊至第四冊；

(b) 兒童詩歌（嚴既澄商務）；

(c) 兒歌（計志中商務）；

(d) 兒童史詩（劉虎如商務）；

(e) 小朋友詩歌（陳伯吹北新）；

(f) 小朋友山歌（林蘭北新）；

(g) 分年兒童圖書詩歌（兒童書局）。



一三 讀通鑑論二則

王夫之○

夷狄以卻殺爲身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爰足以及此哉？

沙陀之與契丹，○猶麀之與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路，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

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強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也。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

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闇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

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sup>④</sup>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駟<sup>⑤</sup>之，東夷旣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硜硜以姑縱之。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異類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

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邪？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二、

夷狄之疆也，以其法制之疏略，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

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昏宦，馳突無恆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彼者，亦怨苦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

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疆，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

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既爲其族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爲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歆羨，而必不効死以爲單于用。匈奴自疆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

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其變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啓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

韓延徽爲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婚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非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

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疆匈奴，卽以安漢也。女真之陷汴，張毅、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

之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真，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輝煌赫奕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况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為沐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選讀通鑑論

注 ①王夫之(1618—1692)，字而農，號薑齋，明末清初衡陽人。隱居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有船山遺書三百二十四卷。②沙陀，亦作沙陁，部落名，西突厥之別種。唐憲宗時會長朱邪

執宜降唐。子赤心平虜助有功，進大同節度使，賜名李昌國。子李克用起兵雲中，封晉王。其子存勗滅

後梁，稱後唐。契丹，東胡種。其先軻比能為魏所殺。契丹之名，始自後魏。唐時國內分為八部。後改國號

曰遼，為金所滅。③鑾，音若，同麋，鑾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有麋而角者。』④遼太祖，名億，姓耶律

氏，字阿保機。國號契丹。在位十九年。⑤見書、虞書、舜典。⑥見孟子梁惠王下。駢，音兌，馬行疾來貌。

詩『昆夷駢矣。』⑦駢，音致，忿戾不通達曰駢。⑧韓延徽，字藏明，遼安次人。劉守光，後梁深州人。

乾化初，自稱燕帝，改元天應。

## 一四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

夫農之病者，由乎墮於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

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受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

於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

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斂方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

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卽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旣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

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器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

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選自宋文鑑

注 ○高錫，字天福，宋虞鄉人。後漢乾祐進士。宋初以書干宰相范質，官左拾遺。

## 一五 致威寬

左宗棠○

孝威孝寬知之：

我於廿八日開船，是夜泊三汊磯，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南風甚正，舟行順速，可毋念也。

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爾等雖小，當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爲爾等言之；惟時刻難忘者，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氣質毫無變化，恐日復一日，將求爲尋常子弟而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間思及，輒不成眠，今復爲爾等言之。爾等能領受與否，則我不能強之，然固不能已於言也。



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朦朧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祇圖混過，就是口不到也。經傳精義奧旨，初學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體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審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就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即請先生解說；一時尙未融釋，則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時復思繹，乃爲心到。

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處，心中胡思亂想，全無收斂歸著之時，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句當，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不能；去年所不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能！

孝威今年十五，孝寬今年十四，轉眼就長成大人矣！從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

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試自忖之。

讀書作人，先要立志。想古來聖賢豪傑是我者，般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命我讀書，延師訓課，是何志願？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父母常背後誇贊者，是何好樣？斥詈者，是何壞樣？好樣要學，壞樣斷不可學，心中要想個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學好，事事要學好；自己壞樣，一概猛省猛改，斷不許少有回護，斷不可因循苟且，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恥笑。

志患不立，大患不堅；偶然聽一段好話，聽一件好事，亦知歆動羨慕，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不過幾日幾時，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此是爾志不堅，還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業不能做成？

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古人用心之勤如此。韓文公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凡事皆然，不僅讀書，而讀書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藝及

醫學農學均是一件事，道理尙易通曉；至吾儒讀書，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於心，然後施爲有本。

人生讀書之日最是難得，爾等有成與否，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若仍如從前悠忽過日，再數年依然故我，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思之！思之！

孝威氣質輕浮，心思不能沈下；年踰成童，而童心未化，視聽言動，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屢經諭責，毫不知改。孝寬氣質昏惰，外蠢內傲，又貪嬉戲，毫無一點好處，開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閒玩耍，便覺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詩文不知何物，字畫又醜劣不堪；見人好處，不知自愧，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我在家時常訓督，未見悔改；今我出門，想起爾等頑鈍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爾等如有人心，想爾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

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我不在家，爾等在塾讀書，不必應酬交接，『外受傳訓，入奉母儀』可也。

讀書用功最要專一無間斷。今年以我北行之故，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工課，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者，又去月餘矣！若夏秋有科考，則忙忙碌碌又過一年，如何是好？

今特諭爾：

自二月初一日起，將每日工課，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使我查閱；如先生是日未在館，亦即注明，使我知之。

屋前街道，屋後菜園，不准擅出行走；如奉母命出外，亦須速出速歸。出必告，反必面，斷不可任意往來！

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引爲同類；倘或不然，則同齊割席，勿與親暱爲要！

家中書籍，勿輕易借人，恐有損失；如必須借看者，每借去，則黏一條於書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以便隨時向取。

選左宗棠家書

注 ①左宗棠(1812—1885)，清湘陰人，字季高，道光舉人。有盾鼻餘瀝及奏議百二十卷。

## 一六 與弟文韶

盧文韶①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離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時也。

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茫無端緒，且慚且懼！

吾少年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

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

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

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自走四方，辛勤節齋，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立於學，精於歌詩。所友皆當世知名之士，盡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帖一大篋，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

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與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旣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

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變郤胥原，降在皂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况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

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矣！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左炊。夏間則日晷又歸家飯，乞糕鋪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

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抄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不念夙昔艱

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梁而齒肥乎？曳絲而屢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並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

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調恤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京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吾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

吾宗衰微已甚，並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



者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祝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

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論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遽棄也。

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憫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

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

弟宜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相爭墳地，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

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事。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選抱經堂文集

注 ○盧文昭，字召弓，清餘姚人。號磯漁，又號抱經。主講書院二十餘年。所刊抱經堂彙刻書十

五種，最稱精審。又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著有抱經堂文集、鍾山札記、龍

城札記等。○欒，指春秋晉欒成之族。郤，指春秋晉郤芮之族。胥，指春秋晉胥臣之族。原，指春秋晉原

軫之族。○見詩大雅文王之什有聲章。○見詩邶風風章。○宋宣公，名力，在位十九年。有太

子與夷。公將卒，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

####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四篇。論文兩篇，應用文兩篇。第一三篇，形式爲評論事件，內容是王夫之之藉歷史事件，以發抒自己底愛國的忠心耿介之懷的。第一四篇，議論雖陳舊，但可供復與農村經濟的參考。形式亦極謹嚴，無懈可擊。第一五、一六兩家書，一示讀書之法，一示求學處世之方，文詞懇摯異常。

二、作法：演說學(B)。

(4) 演說底態度。

(參程湘帆演說學第二章講者的態度，劉奇演說學第七章第一節至第四節，楊炳乾演說學大綱第三編第九章第十節。)

(5) 演說的種類——說明式，故事式，議論式，敘事式，辯論式，特別式。

(參程湘帆演說學第八章第十八章。)

三、教學注意：

(1) 參讀王夫之之讀通鑑論。

(2) 參讀左宗棠家書。

(3) 參讀劉奇演說學後附中外人演說詞舉例。

## 一七 出塞二首

楊素<sup>①</sup>

漢南胡未空，漢將復臨戎。飛狐出塞北，碣石指遼東。冠軍臨瀚海，長平翼大風。雲橫虎落陣，氣抱龍城<sup>②</sup>。虹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嚴鏑<sup>③</sup>息夜斗，駢角罷鳴弓。北風嘶朔馬，胡霜切塞鴻。休明大道暨，幽荒日月同。方就長安邸，來謁建章宮。

漢虜未和親，憂國不憂身。握手河梁上，窮涯北海濱。據鞍獨懷古，慷慨感良臣。歷覽多舊迹，風日慘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鄰。樹寒偏易古，草衰恆不春。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辰。鴈飛南入漢，水流西咽秦。風霜久行役，河朔備艱辛。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

選自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 從軍行

盧思道<sup>④</sup>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  
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  
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  
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  
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  
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是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  
邊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  
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  
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選自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注 ①楊素，字處道，隋華陰人。從隋文帝定天下，羣臣莫居其右。封越國公。有詩文若干。 ②虎

落，漢書電錯傳注「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龍城，又名和龍，今熱河朝陽縣治。①鏹斗，卽刁斗。洞天清祿集，謂刁斗無足，鏹斗有足。②盧思道，字子行，隋范陽人。有文集三十卷。

## 一八 從軍行二首

王 褒 ①

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平樂觀，①學戲羽林亭。②西征度疏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白，緣河柳色青。將幕恆臨斗，旌門常背邢。勳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銘。兵勢因麾下，軍圖送掖庭。誰憐下玉筋，向暮掩金屏。

共河流水急，驄馬遠征人。谷望河陽縣，橋渡小平津。年少多遊俠，結客好輕身。代風愁櫪馬，胡霜宜角筋。羽書勞警急，邊鞍倦苦辛。康居因漢使，盧龍稱魏臣。荒戍唯看柳，邊城不識春。男兒重意氣，無爲羞賤貧。

### 關山篇

王 褒

從軍出隴坂，驅馬度關山。關山恆掩靄，高峯白雲外。遙望秦川水，千里長如帶。好勇自秦中，意氣多豪雄。少年便習戰，十四已從戎。遼水深難度，榆關斷未通。

### 出塞

王 褒

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疊，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選自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注 ①王褒，字子淵，梁臨沂人。後因使北周，爲其所留。得待以舅氏之禮，仕周。有詩文若干。 ②

平樂觀，在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後漢明帝於長安迎取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觀。 ③羽林，係禁衛之名，漢武帝置。宣帝使中郎將監之，領郎百人，謂之羽林。

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樂府有羽林郎。

## 一九 先驅

哀禾作  
周作人譯

二人同投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謔，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啻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漏，或相將刈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鬪治之耳。今日赤楊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傭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沮曰：『荒林之中，冽寒爲虐。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兒女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旣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尙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關者也。』雖然，芬蘭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關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送舊友寧其新居，又遍遊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板猶未帖合，梁末參差出於屋角。田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尙積枯木。安尼就地然炬火，又初次取牛漣乳。吾與微勒共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尙衣盛服。

微勸計將來之事，意氣甚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乃詢其近況，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時當秋假，乃攜一銃一狗入鄉遊獵。一日爲十月曇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轅間結素帛，縛柩橫木上。微勸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窆，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禮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草食之。微

勒則掣其繯，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主，視之殆如槁骸也。已而微勒別去，注目視柩，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

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土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籬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勒在此已闕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又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赤楊之林，使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垣，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不休止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銑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燄，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

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二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侍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荒林且永久不闢，而文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田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墓上，爲之紀念。蓋言其往事如是者，則既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選域外小說集

注 ① Juhani Aho. (1861—1921), 芬蘭小說家。以描寫鄉民生活的短篇小說著名。有牧師

的女兒、牧師的妻等。周作人 (1895— )，浙江紹興人，歷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狂言十番、域外小說集等。

## 二〇 沈江

孔尙任

〔錦纏道〕（外扮史可法氈笠急上，回頭望介）望烽煙，殺氣重，揚州沸喧，生靈盡席捲。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轉。兵和將，力竭氣喘，只落了一堆屍軟。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揚州，那知力盡糧絕，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滿拚自盡，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豈可效無益之死，捨孤立之君！故此絕下南城，直奔儀真。幸遇一隻報船，渡過江來。（指介）那城關隱隱，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軟，不能走動，如何是好！（驚介）呀！何處走來這匹白驃，待俺騎上沿江跑去便了。（騎驃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驃韉，空江野路，哭聲動九原。日近長安遠，加鞭雲裏指宮殿。（副末扮老贊禮，背包裹跑上）殘年還避亂，落月更思家。（外撞倒副末介）（副末）呵啲啲！幾乎滾下江來去。（看外介）你這位老將爺，好沒眼色！（外下驃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問你，從那裏來的？（副末）南京來的。（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還不知道麼？皇帝老子逃去兩三日了。目下北兵過江，滿城大亂，城門都關的。（外驚介）呵呀！這等去也無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

二祖列宗，怎的半邊山河也不能保住呀！（副末驚介）聽他哭聲，倒像是史閣部。（問介）你是史老爺麼？（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認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曾在太平門外伺候過老爺的。（外認介）是呀！那日慟哭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敢。請問老爺爲什麼這般狼狽？（外）原要南京保駕，不想聖上也走了。（頓足哭介）

〔普天樂〕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地呼天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登高望介）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勝黃土，一丈江魚腹寬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國罪臣，那容冠裳而去。（摘帽脫袍靴介）摘脫下袍靴冠冕。（副末）我想老爺竟像要尋死模樣。（拉住介）老爺三思，不可短見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處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跳入江，翻滾下介）（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爺呀！史老爺呀！好一個盡節忠臣！若不遇小人，誰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丑扮柳敬亭）搵生忙上。偷生辭獄史，避亂走天涯。（末扮陳貞慧）小生扮吳應箕，搵搵手忙上。日日爭門戶，今年傍那家。（生呼介）定兄！次兄！日色將晚，快些走動。（末小生）來

哉。(丑)我們出獄不覺數月，東存西躲，終無棲身之地。前面是龍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罷。(末)是是。(見副末介)你這位老兄，爲何在此慟哭？(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適纔碰見史閣部老爺投江而死，由不得傷心，哭他幾聲。(生)史閣部那得到此？(副末)今夜揚州城陷，逃到此間。聞的皇帝已走了踉腳，跳下江去了。(生)那有此事？(副末指介)這不是脫下的衣服靴帽麼？(丑看介)你看衣裳裏面，渾身硃印。(生)待俺認來。(讀介)「欽命總督江北等處兵馬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印」。(生驚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末)設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副末設衣冠介)(衆拜哭介)

〔古輪臺〕(合)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揮老淚，寒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膽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生拍衣冠大哭介)(丑)閣部盡節，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過哀。大家分手吧。(生指介)你一望煙塵，叫小生從那裏歸去？(末)我兩人遠道前來，只爲送兄過江；今旣不能北上，何不隨俺南行？(生)這紛紛亂世，怎能終世相依，倒是各人自便吧。(小生)侯兄主義若何？(生)我和敬亭商議，要尋一深山古寺，暫

避數日，再圖歸計。（副末）我老漢正要向棲霞山去，那邊地方幽僻，儘可避兵，何不同往？（生）這等極妙了！（末小生）侯兄既有棲身之所，我們就此作別罷。（拜別介）傷心當此日，會面是何年？（末小生掩淚下）（生問副末介）你到棲霞山中有何公幹？（副末）不瞞相公說，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只因太平門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虛應故事，我老漢動了一番氣惱，當時約些村中父老，捐施錢糧，趕着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禎皇帝建一個水陸道場。不料南京大亂，好事難行，因此攜着錢糧，到棲霞山上，虔請高僧，了此心願。（丑）好事！好事！（生）就求攜帶同行便了。（副末）待我收拾起這衣服靴帽着。（丑）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處去？（副末）我想揚州梅花嶺是他老人家點兵之所，待大兵退後，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閣部千秋佳城了。（生）如此義舉，更爲難得。（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隨行介）

〔餘文〕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

（副末）千古南朝作話傳，（丑）傷心血淚灑山川！

（生）仰天讀罷招魂賦，（末副）揚子江頭亂暝烟。

節選桃花扇



注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崖堂主人。清曲阜人。有桃花扇、崖塘文集、湖海詩集、會心錄等。○柳敬亭，明末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柳下，乃姓柳。善說書，後入左良玉幕府。良玉敗，不得志而卒。○陳貞慧，字定生，明末宜興人。讀書砥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與如皋冒襄、商丘侯方域、桐城方以智、并稱四公子。○吳應箕，字次尾，明末貴池人。意氣橫厲，與復社諸生往來甚密。有樓山堂集、讀書止觀錄等。

###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古詩五篇，小說一篇，曲一篇。詩取殺敵致果的意氣，以淬厲我們底精神；小說取周譯文言，以與第二册第四學程之語體翻譯作比較的研讀；曲取表揚忠臣義士之心胸，以激發我們愛國的情緒。

#### 二、作法：古詩(A.)

(1) 詩底體式——古體、近體、樂府。

(參孫儀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篇第三章及第四章，范況中國詩學通論第一章，陸侃如

樂府古辭考。

(2) 詩底演變(上)——(從古代到六朝。)

(參龍沐勛中國韻文史上篇第一章至第六章。)

三、教學注意：

(1) 參讀孫俚工、孫怒潮合編中華詩選。

(2) 參讀前第二學程史可法傳及桃花扇全部。

## 一一一 飛箱

安徒生作 ⊖  
徐培仁譯

從前有一個商人，非常的有錢，他可以用金子鋪滿全街，剩下來的，差不多還够鋪一條小街。但他並不這樣做；他知道如何用種種方法去賺錢。用去了一個先令，就要賺回來一個古龍，<sup>⊖</sup>他真是一個聰明的商人；他繼續着這樣賺錢，一直到死為止。

他的兒子現在得着所有的遺產；他快樂地生活着，每天晚上到化裝跳舞會裏去跳舞，用鈔票來糊紙鳶，用洋錢來在海面上做撇水戲。這樣浪用，他的錢自然很容易化完的，真的，不久就化完了。到了後來，他剩得還不到四先令了，衣服也沒有穿，身上祇留下一雙拖鞋和一件外套。現在他的朋友們也和他疏遠起來，他們不願和他一起在街上走；可是其中有一個朋友，他是個好人，送了他一隻舊箱子，說了一句『關上！』這句話果然說得很好聽，但也沒有什麼拿去關上了，因此他把自已關了進去。

這是一隻神怪的箱子。只要有人把牠加上了鎖，牠就立刻飛行了。他加上了鎖，只聽得噓的一聲，這隻箱子便載了他飛過煙囪，飛上雲霄，很遠很遠地飛去了。可是，那箱子時常發出破裂聲，這使他大大地驚慌，恐怕擊成粉碎，把他翻個可觀的筋斗。就這樣飛着，他到了土耳其的地方。他把箱子藏在樹林中的枯葉下，然後走到鎮上。他並未被人家注目，因為那邊的人民都穿着拖鞋和外套的。於是他在

路上碰着一個保姆。她領了一個小孩。

「喂，土耳其的保姆！」他開始問道，「那所靠近市鎮，窗扉高大的皇宮，是誰住的？」

「那邊住着國皇的女兒，」她答道。「人家預言她，她將要很不快樂地去敬仰一個情人；因此除了國皇和皇后當面外，誰也不能進去會她。」

「謝謝你，」商人的兒子說；他就回到樹林中間，坐進箱子，飛到皇宮的屋頂上，從窗裏爬進，到了公主房間。

公主剛才睡在沙發上，她生得非常美麗，這使商人的兒子忍不住不去吻她了。於是她醒了轉來，嚇得難以形容；但他說他是個土耳其的天使，他是從空中飛下來拜訪她的，這句話使她聽了很快樂。

所以他們並肩而坐，他把她的眼睛的故事講給她聽；他告訴她，這一雙眼睛是美麗的黑色的湖，思想像人魚一樣，在牠們中間游泳着。他又告訴她，她的前額

像座雪山，裝飾着華麗的廳堂和圖畫。他又告訴她，鸚鵡鳥在河裏領着牠們的可愛的孩子。

這些多是很好聽的故事！他講了之後，才向公主求婚，她就立刻答應說「好的」了。

『可是你禮拜六一定要到此地來，』她說。『因為在這一天，國皇和皇后是在此地開茶話會的。他們聽得我嫁給土耳其的天使，一定要驕誇而歡心的。可是要記牢，你要講一個美麗的故事給他們聽，因為他們很歡喜聽故事的。我的母親歡喜聽高尚正經的，但我的父親卻歡喜聽發鬆的，這樣便能使人笑了。』

『好的，我就講個故事來代替我的結婚禮物。』他說；他們就分別了。但是公主又給了他一把鑲有金子的佩刀，這把刀子對於他是很有用的。

現在他飛去了，買了一件新的外套，坐在樹林中間，預備他的故事：這就是禮拜六要去講的，要講這個故事，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等到他預備好故事，禮拜六也就到了。國皇和皇后以及所有宮內的人，都來陪伴公主共飲。他很榮耀地受他們的歡迎。

「你可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嗎？」皇后說：「要深奧而又有教訓的。」

「是的，但是還要使人家發笑些。」國皇說。

「那自然。」他答道；開始講了。現在好好聽着罷。

「從前有把火柴，這把火柴很誇耀牠們高貴的出身。牠們的祖宗——意思是說大松樹，每一根火柴，都是牠的一小片——是樹林中最老的大樹。火柴現在是躺在取火匣和舊鐵鍋中間；牠們講着幼年的往事。「當我們生長在綠的樹枝上時，」牠們說，「我們確實是一株綠的樹枝。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我們都喝着金剛石般的茶（意思是說露水，）在白晝，我們全日曬着太陽，而且還有各種的小鳥講故事給我們聽，我們很明白我們是富有的，因為別種的樹木，只在夏天有綠的衣服穿（指綠葉而言），可是我們這一族，雖到嚴寒的冬天，也仍舊穿着綠的

衣服（因松樹是常綠樹的一種。）不幸得很：後來伐木者來了，這真像一場大革命，而我們的家族便由此分散。樹身化了一隻上等的船上的桅檣，在必要時，他更能周遊世界。至於別的枝柯，分散到各處去了，我們則做了下等的導火物。這便是我們這般貴族來到廚房的原因。」

「我的運道和你不同，」站在火柴隔壁的鐵鍋說。「我自從到了世界以來，曾經過了許多磨折和煮燒。因為鍛鍊的結果，所以我在此地要佔極重要的地位。我的唯一的快樂是在飯後，很整潔很精緻的坐着，和我底同伴們談着有意味的話。除了水桶常到天井裏去外，我們是常過度室內生活的。我們唯一的傳遞消息者，是菜籃；但他說起了關於政府和人民的事情，便覺得很不安。因此，前幾天有隻舊鐵鍋，聽了他的話，就憤恨地把自己敲碎了。你看，他的舉動不是很豪俠的嗎？」

「你講得太多了，」取火匣中止他道，同時鋼鐵也擊着燧石，發出了火星。「今天晚上我們何不快樂一下呢？」

「好，讓我們選舉誰的身分最高貴吧？」火柴說。

「不要，我不要講我自己的事情，」瓦鍋反對道：「讓我們盡興地快樂一晚吧。我先來講。我來講一個動人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大家所經歷過的，因此我們聽了，可以容易地想像到那情形，使我們有無限的興味。在近丹麥海岸的波羅的海。」

「起頭就使我們有趣了！」所有的盤子都稱讚道：「這真是我們要聽的一個故事。」

「是的，那時候我年紀還輕，我在幽靜的家庭生活着，那邊的器具擦得很亮，地板也洗得潔淨，每隔兩禮拜，就改換新的幕帷。」

「你講故事的方法多麼有趣啊！」掃帚說。「人們一定要以為講這故事的是婦人了，因為你的口音很清順呢。」

「瓦鍋也接續下去講牠的故事，牠的收束和起頭一樣好。」



「所有的盤子都快樂地在講着，掃帚從垃圾堆裏拿了一些綠的芹菜來。當皇冠的蓋在瓦鍋上，因為牠知道這是可以激勵牠們的。」倘使我今天給他加冠，明天他也會給我加冠了。」

「現在我要跳舞，」火鉗們說，她們便跳起來了。看她的一隻腿舉得多麼高呀！舊椅墊看得笑起來了。「我也可以加上皇冠嗎？」火鉗想，真的，她們就被人家加上了。

「她們是下流的婦人！」火柴想。

「現在是茶壺唱歌的時候；但她有些傷風，倘使天上不暖熱，她就不能唱。其實她是假裝，她除了在偉人的客室裏，是不輕易唱歌的。」

「窗上坐着一支舊的羽毛筆，女僕是常用她來寫字的；這支筆並沒有什麼出衆的地方，她不過深深地蘸入墨水裏罷了，但她卻因此而驕傲。」如果茶壺不願唱，」她說，「就讓她去吧。外面有一隻鳥籠在掛着，籠裏有一隻夜鶯，牠也能

唱歌的牠雖未曾受過什麼教育，但今天晚上我們可以不必去管牠。」

「我想這樣是不該的。」茶罐——牠是廚房中的唱歌家，又是茶壺的表兄弟，——說：「要聽一隻外國鳥唱歌，這算得愛國嗎？讓菜籃來評判罷！」

「我煩惱極了，」菜籃說。「誰也想像不到我內心有多少煩惱。這樣算是今晚消遣的特別方法嗎？我們最好把房間整理一下，讓各人走到自己的原位去，給我來排佈各種遊戲。這樣一定比較好得多了。」

「好的，讓我變動一下吧。」牠們一齊說。於是門大開了，女僕走進來，牠們依舊站着；一個也沒有動。但是瓦鍋當中沒有一個不知道牠的身分，和牠應該怎麼辦。「是的，我所歡喜的，是有一個快樂的晚上。」大家都想。

「女僕拿了火柴，給牠們點起了火。啊！牠們怎麼地又發出煙火了！現在大家都能看見，」火柴想。「我們是第一流的人物了。我們的光照得多麼亮呀！真亮！」——但不到多久，就熄滅了。」

『這是個極好的故事，』皇后說：『我覺得我自己和火柴在廚房裏了。現在，你可和我的女兒結婚了。』

『一定的，』國皇說：『好孩子，你禮拜一來和我的女兒結婚吧。』  
他們所以稱他爲好孩子，因爲他現在是他們的自己人了。

結婚的日子已經決定，在前一天晚上，全城都掛燈結綵起來。餅乾和點心在人們中間分散着。街童頂起他們的足尖，伸着他們的頸項張望。好呀好呀地歡呼着，更用他們的手指來吹哨。這真是非常壯麗的舉動。

『啊，我也要做些事情。』商人的兒子想。因此他買了許多燄火，爆竹，和所有的花爆，統統把牠們放在箱子裏，在空中飛放。

『拍拍！』那箱子就飛着，飛得很遠了！所有土耳其人都快樂得跳起來，把他們的鞋子飛到他們的耳朵上；像這樣的流星，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現在他們知道這是土耳其的天使，他去和公主結婚的了。

這是多麼神怪的故事呀！各人對於牠的見解雖有不同，但大都以為這是一件奇事。

『我親看見土耳其的天使呢，』有一個人說。『他的眼睛像閃爍的星光，他的鬍鬚像飛濺過的水花。』

『他穿着一件火製的衣服飛行，』另外一個人說。『可愛的小天使從衣服的摺縐處探出頭來。』

是的，他耳朵裏所聽得的，儘是些奇怪的事情；第二天就是他結婚的日期了。現在他飛回樹林，想在箱中休息一會。然而這一休息可不得了！花爆上的一粒火星，落到箱子上了，因此箱子便燒成了灰燼。於是他不能飛了，他不能娶他的新娘了。

她終日坐在屋頂上等候；也許她現在還等候着亦未可知。他只得到世界上去講他的故事了；可是那些故事，決沒有火柴這個故事來得有趣哩。

選安徒生童話全集

注 ①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丹麥童話家。他以童話作品而爲少年男

女貢獻其生涯；雖晚年鬢髮已白，還是保持着紅顏的稱氣，逐年累篇，而一點也不失其清新之味。有  
即與詩人、無量的畫帖、醜小鴨、姆指麗娜等。徐培仁，現代童話作家。② 古龍 (Crown)，英國一種貨  
幣，每個值五先令。

## 二二 玫瑰花妖

安徒生作 ①  
顧均正譯

在一個花園的中央，坐着一棵玫瑰樹；樹上開花纍纍，在其中最美麗的一朵花裏，住着一個花妖。這個花妖生得異常微小，差不多爲肉眼所不能見到。他在每張花瓣後面都有一間臥室。他的容貌也生得端正美麗，正和人間的小孩子一模一樣。他有一對翅膀，一直從肩胛上生到足邊。喔，在他的臥室裏，有着怎樣的一種芬芳啊！這牆壁是多麼明潔啊！因爲牠們是用粉紅色的玫瑰花瓣來做成的。

他整天地沈溺在溫暖的太陽光裏，或在一朵朵花間飛行，或在飛着的蝴蝶翅膀上跳舞。有一次，他要去計算在一張菩提樹葉子上所有的大小道路，須多少步才能走遍。這些道路即是我們所謂的葉脈。不過在他，卻當爲是無限的長途。這天他路還沒有走完，而太陽已經西下，因爲他方才出發得太晚了。

天氣漸漸寒冷，露珠降着，狂風吹着；這是最適合他回家去的時候。他竭力趕回去，但是玫瑰花已經合攏了，他不能進去；因爲沒有一朵是開着的。這可憐的小花妖是非常的驚駭，他以前沒有一夜住在外邊過，常常甜美地、安適地住在玫瑰花瓣的後面，所以現在真是要他的命了！

他知道在花園的他端，有一個攀滿着柔美的金銀花的亭子，這些花看去好像是美麗的絢爛的喇叭，他就想飛到這種花裏去寄宿一宵。

他飛到那裏，靜寂透了！亭子裏有二個人，——是一個秀美的少年和一個可愛的女郎。他們兩肩相並地坐着，但願永永不要分離。他們互相的熱愛，真是勝於

一個孝子之對於他的雙親。

『完了，我們還得要分開？』少年說。『你的哥哥不贊同我們，因此他差我翻山過海，到這樣一個遠地方去，再會罷，我深愛的新娘——因為你將來一定要做我的新娘的！』

他們互相親吻，女郎揮着淚，給他一朵玫瑰花。但是，在她未給以前，她在玫瑰花上親了一個吻，親得這樣地用力，這樣地緊密，竟把花瓣都張開了。於是小妖就飛到這朵花裏，把頭枕在柔美芬芳的牆壁上。但是他能明白地聽得他們說，『再會！再會！』他又覺得這朵玫瑰花是被放在少年的胸前。喔，他的心是如何地跳動啊！小妖給這種志忑的聲音鬧得不能安睡了。

但是這玫瑰花安靜地放在這個胸窩上，也並不長久。當少年孤獨地在樹林中行走的時候，他將牠拿出來，時常極熱切地吻着這朵花，這小妖差不多被壓個半死。他能够隔着花瓣感覺到少年的嘴唇在如何發熱，於是花瓣張開了，正如在

最熱的正午的太陽光之下一樣。

隨後，另外來了一個陰狠險惡的人；他便是美麗女郎的頑劣哥哥。這歹人拔出一把尖刀，乘少年在吻着玫瑰花的時候，就將他刺死，然後割了他的頭，將牠與屍體一同埋葬在菩提樹下的軟泥中。

『現在他是結果了！』這兇狠的哥哥想；『他是永不會再回來了。他是去作一次翻山過海的長途的旅行。人的生命是很容易失去的，他就是這樣地失去他的生命。他永不會再回來，而我的妹妹也決不敢向我問起他的消息了。』

然後他沿路踢開了落滿在疏鬆的泥地上的枯葉，而在黑夜中回家來。但是他雖則自以為是獨自一個在那里行走，其實卻有小妖伴着他。原來這小妖本來坐在一張乾燥的捲攏的菩提樹葉裏，當兇手掘墳坑的時候，這葉子就落在他的頭髮上。現在這枯葉被帽子所罩住，在裏邊非常黑暗，小妖簡直嚇得發抖，但是他一想到這惡毒的行爲，便覺得憤怒萬分了。



在晨間，這歹人已回到家裏；他脫去帽子，跑進他妹妹的臥室。其時，這美麗如花的女郎還躺在牀上，夢到她心愛的人兒，夢到她還以為正在爬高山穿深林的人兒。這兇惡的哥哥跑近去俯下身軀，對她發出一陣只有惡魔纔會有的可怕的狂笑。於是這枯葉從他的頭髮上落下來掉在被褥的上面，但他並沒有覺到，自己跑出去安息了。這時候已是臨晨，小妖從枯葉中溜出來，去安身在睡着的女郎的耳朵裏，託夢告訴她這件流血的慘劇；他對她詳細地說出她的哥哥殺死她的愛人和埋葬他的身體的地方；告訴她這開花的菩提樹離那裏很近。又說：

『我所告訴你的話，你不要還以為僅只是一個噩夢罷了，不信，你可以在你的牀上尋得一張枯葉子呢。』

她一覺醒來，果然看見了這葉子。喔，她這一哭真是傷心極了，並且她的悲苦又是無可告訴的。這裏的窗子整天開着；小妖可以很容易跑出來到玫瑰和一切其他的花裏去，但是他心裏想不出一個替這煩悶的女郎解愁的方法，總不忍心

離此而遠去。在窗檻上有一棵盆栽，是一棵月月紅，他就安身在這種物的一朵花裏，而望着這可憐的女郎。她的哥哥時常到這房間裏來，他雖則作了這樣的壞事，卻依舊很快樂，但是她則終不敢把她心裏的悲苦提起一字。

等到天色一暗，她就偷偷地走出屋子，跑到樹林中生着菩提樹的地方；她撥去地上的樹葉，翻轉泥土，立刻就看見了被慘殺的他！喔，她哭得多少傷心啊！她祈求上天，願與他同死！

她很想把屍體帶回家去，但這事她到底做不到。於是她只好捧起了這雙目緊閉的灰白色的頭顱，吻着他冰冷的嘴，拂去了這美髮上的塵土。『我要把這個頭珍藏起來，』她說。當她把屍體埋好以後，他就拿了頭顱，和開在這掩埋着他的樹林中的一小枝茉莉花，跑回家來。

她一走進房間，就取了一個她所能尋得的最大的罐子；她把死人的頭放進罐子，並在上面鋪些泥土，而把這枝茉莉花種在罐子裏。

『再會！再會！』小妖輕聲地說；他忍不住再看見這種悲慘的情景了，因此他就飛回到花園中他的玫瑰花裏去。但是這玫瑰已經萎謝了；只有不多幾片慘白色的花瓣，還依附在這綠色的花托上。

『啊呀！不論什麼美善的東西，都是過去得這樣地快速啊！』小妖嘆息地說。在後來，他尋着了另外一朵玫瑰，而這朵花就當爲他的住宅；在牠嬌嫩的芬芳的花瓣後面，他可以安穩地躲藏他自己而居住着。

每天早上，他飛到這可憐的女郎的窗子邊，只見她常常站在花盆旁哭泣。這辛酸的眼淚落在茉莉花的枝頭；女郎的面色一天天地慘白下去，而花枝卻反一天天地清翠了，枝條一根根先後抽發，白色的小苞芽也慢慢地茁長出來，在這些苞芽上，她儘是吻着吻着。但是這不長進的哥哥反來譏笑他的妹妹，問她是否發了癡。他滿肚皮疑心，並且不能想像出她到底爲什麼常常要在花盆邊哭泣。他不知道這裏面有緊閉着的眼睛，這裏面有已經化爲塵土的鮮紅的嘴脣。她低頭在

花盆上面，玫瑰叢中的小妖便知道她是在那裏朦朧睡去了。於是他爬到她的耳朵裏，告訴她關於在亭子中的那個晚上，關於芬芳的玫瑰，和關於花妖中的情愛。她便做了這些非常甜蜜的夢，她一面夢着，一面就死去了。她死得很安靜，她在天上和她的愛人同住了。

茉莉開出牠鐘形的白花，牠們發出一種異常甜美的香味。這是牠悲悼死者的唯一的法子啊！

但是這心胸險惡的哥哥看見了這棵美麗的開花的植物，便拿去占爲己有，把牠放在他自己的臥室中，離眠牀很近，因爲這花實在開得好看，更加牠的香味又是這樣的甜美和爽快。小玫瑰花妖也跟着過去，在花間周遊——因爲每一朵花裏多有一個小精靈——他歷述這被害的少年，他的頭現在蓋在這泥土底下，又說起這險惡的哥哥和這可憐的妹妹。

『我們知道這個！』花中每個精靈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不已從被殺者』

的眼睛和嘴唇上茁長出來了嗎？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知道這個！

然後他們很異樣地點着頭。

玫瑰花妖全不明白他們怎麼會這樣地冷淡，就飛到正在採蜜的蜜蜂那裏去，告訴他們這惡哥哥的故事。蜜蜂們又去告訴蜂后，蜂后就吩咐他們在明天早上大家去把這殺人犯刺死了。但是在這天夜間——這是妹妹的死的頭一夜——當這哥哥正在離茉莉花很近的牀上熟睡時，每朵花都開了，花中的精靈都拿了毒槍，跑出來坐在他的耳朵裏，給了他許多惡夢，然後飛到他的嘴唇上，用毒槍來猛刺他的舌。

『現在我們已經給死者報仇了！』他們說，說着就又飛回到白色的茉莉花裏去了。

到了早晨，當臥室中的窗子開開時，玫瑰花妖和蜂后領了一大羣的蜜蜂，想衝進來刺死他。

可是他早已死了。好些人站在他的牀邊說，『這是茉莉花的香氣毒死他的』於是玫瑰花妖，纔懂得是花的報復，便把這事告訴蜂后和蜜蜂們，蜂后和她一大羣的蜜蜂便都在花盆四周咨嗟嘆息。不久，有一個人跟來將花盆拿去了，就有一個蜜蜂飛來刺他的手，因此他一失手，把花盆打得粉碎。

於是他們看見了這慘白色的骷髏，而從此知道這躺在牀上的死者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蜂后在空中吟哦，歌唱着蜜蜂和玫瑰花妖的復仇，並且說在這花的每張最小的花瓣後面，住着一個能够白一切沈寃報一切深仇的東西。

選安徒生童話集——夜鶯

注 ①見前篇飛箱注一。顧均正，現代童話翻譯家。

## 二三 守財奴

賴爾路頓著 ①  
宋易譯

從前有一個富商，名叫馬爾科——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吝嗇人。有一天，他在路上閒逛，看見一個老乞丐，伸着手向他求道：『老爺，請給我一個哥比，上帝保佑你！』馬爾科富翁理也不理他走過了。正在這時候，他後面來了一個貧苦的鄉下人，見了乞丐，很憐憫他，給了他一個哥比。富翁覺得有點難爲情，他便叫住鄉下人，對他說道：『朋友，借一個哥比給我。我本想給這可憐人一個哥比的，但我沒有零星錢。』

鄉下人給了他一個錢；問他幾時還。『明天來拿。』富翁答。到了明天，鄉下人到富人那裏向他討一個哥比，他走到馬爾科的大天井問道：

『馬爾科富翁在家麼？』

『在家，你幹什麼？』

『我來拿一個哥比。』

『啊，老哥！你再跑一趟罷。可巧我此刻又沒有零星錢。』

『好的，我明天再來。』鄉下人鞠了一躬走了。

到了明天，他又來了。竟和昨天的情形一樣：『我剛巧一個小錢也沒有，你找得出一百哥比的票子麼？——找不出麼？那末等兩個星期再來罷。』

兩個星期過了，可憐的鄉下人又來了。馬爾科富翁從窗子裏看見他正在走來，馬上就對他的妻說道：

『哎！他又來了。讓我赤了膊睡在神像下面。你蓋一條布在我身上，坐在我旁邊號哭，要像哭真的屍首一樣。鄉下人進來時，你只說我今天早晨死了。』

他的妻完全照他吩咐的辦。當鄉下人走進來的時候，她哭得真苦。鄉下人走進屋子來。

『你要什麼？』她問。

『馬爾科富翁欠我的錢。』

『唉！但是馬爾科富翁捨了我們而去了，他還剛死呢。』



『啊，願他上昇天堂！如果你，主婦，肯還我一個哥比的話，那末我願意再爲他做一樁最後的事——讓我來給他的尸身洗滌一下。』

這樣說了之後，他拿了一罐子熱水，倒在馬爾科富翁身上，馬爾科富翁眉皺腳挺，真燙得難熬。

『痛不痛隨你的便！』鄉下人想，『我只要一個哥比得了。』

他洗好了身子，放在板門上，對富翁的妻說道：『買了棺材，把他裝到教堂裏去。我來給他誦念讚美詩。』

馬爾科便被裝在棺材裏，送進教堂，鄉下人則在他身邊念讚美詩。夜深了，忽然一扇窗推了開來，有一羣強盜爬進教堂裏來。鄉下人急忙躲避在祭壇後面。這些強盜進來後便坐在地上分起贓來，各樣東西都平均分派了，只有一把黃金的軍刀卻不能分起來，各人都想攬爲己有，誰也不肯退讓一步。鄉下人突然跳出來，大叫道：『你們爭着有什麼用處？誰能把棺材裏尸首的頭割掉，誰就拿這把軍

刀」

馬爾科富翁突然像一個瘋人般的直跳起來。強盜們出其不意的大吃一驚，棄了賊逃跑了。

『好，來，鄉下人！』馬爾科說，『我來和你把這些錢分了罷。』

他們把錢平均分了，各人都得了一大批。

『我的哥比怎樣了？』鄉下人問。

『老哥！你看罷，自然這裏是沒有零星錢！』

因此，馬爾科富翁欠鄉下人的一個哥比到底沒有還。

選自俄羅斯兒童故事

注 ○ Ralston (1836—1871)，俄羅斯童話家。有俄羅斯兒童故事。宋易，現代童話翻譯家。

## 二四 兇老婆

賴爾路頓著  
宋易譯

從前有一個兇老婆和她的丈夫一起住着，他們之間吵得非常不和，並且她從不肯聽他一句話。倘然她的丈夫叫她早點起來，她就一口氣要睡上三天；倘然他要她去睡覺，她就一點也不肯想睡。當她的丈夫要求她做塊糕時，她總說：『你這賊，你吃不着糕了！』

倘他說：『我不要糕吃時，你不要做糕。』她卻要蒸上兩加倫的麪粉，說道：『吃罷，你這賊，不要被別人吃完了！』

有時他說道：『我覺得很可憐你，不要去勤苦的工作罷，不要出外去割草了。』  
『不要不要，你這賊！』她如此答，『我一定要出去，你跟我來！』

有一天他和她吵鬧之後，走到樹林裏去看紅蘿蔔，以消遣他的煩惱，他到了一處紅蘿蔔叢裏，在草叢中看到一個無底洞。他看了好一會想道：『爲什麼我老是去和一個兇老婆不和睦的住着？爲什麼我不來教訓她一次呢？』

因此在回家時他說道：『你切不要到樹林裏的紅蘿蔔那裏去！』

『好的，你這妖怪，我偏要去！』

『我看見有一些蘿蔔叢，切不要去摘牠。』

『好，我偏要去摘一個乾淨；一粒蘿蔔子不剩給你！』

丈夫和他的妻一同走出去。他來到蘿蔔叢裏，他的妻跳進去，高聲喊道：

『不許到這裏來，你這賊，不然我就殺掉你！』

她走入蘿蔔叢的中間去，忽然撲通跌入無底洞裏去了。

丈夫高高興興地回家去，住了三天，到第四天時，他走去看看事情怎樣了。他拿了一根長繩，放下洞去，等到拉起來時，竟是一個小鬼。他不意地吃了一驚，急忙想再把這小鬼丟入洞裏去，但牠尖銳地直叫起來，懇求道：

『不要送我回進去啊！讓我到這世界上來罷！有一個兇老婆來了，把我們都吞掉了，把我們刺和咬——我們差不多都給她撕碎了。我願意給你做一樁好事，你如願意。』

於是那丈夫便把他放了，小鬼說道：『好了，鄉下人，和我一同到伏洛格達城去。我去擾害那些百姓，你來醫好他們。』

小鬼走到城裏商人的妻女那裏去；當她們被他抓住時，她們都害病發瘋了。鄉下人便到患這種病的人家去，他一走進去，小鬼便立刻逃走；這一家就從此太平了。人人都以為這鄉下人是個真正的醫生，給他錢，款待得他非常好。所以這鄉下人得到了許多許多的錢。最後小鬼說道：

『你的錢有得很多了，你滿足了麼？我現在要到一個貴族的女兒那裏去。記着，你切不要去醫她。倘你要去醫，我就要吃掉你。』

貴族的女兒得了病，發瘋得竟要吃起人來。貴族吩咐他的人們去尋找這個鄉下人——就是說，要去找一位醫這樣病的醫生。鄉下人來了，走進屋子，就請貴族召集所有的居民和預備好一乘馬車，都要站立在街心。此外，還要關照所有的馬夫們要響抽着馬鞭，要高聲大喊，『兇老婆來了！兇老婆來了！』吩咐好了，他便

走進室內去。他一走進去，小鬼便上前來叫道：『什麼道理？爲什麼你要到這裏來？我要吃掉你！』

『你自己是什麼意思？』鄉下人說：『爲什麼我不能來救你出去？我的來是出於可憐你啊！告訴你兇老婆到這裏來了。』

小鬼急忙奔到窗口，張大了眼看，聽見人人都在大聲叫喊道：『兇老婆來了啊！』

『鄉下人，』小鬼叫道，『什麼地方躲避一下呢？』

『快回到地洞裏去，她不會再到那裏去了。』

小鬼回進洞去，——又被兇老婆捉住。

事情辦好後，貴族送了鄉下人一副貴重的禮物，把女兒給他做妻子；並且給了他一半產業。

但是那兇老婆卻一直到現在還坐在地洞裏——在地獄裏。

選自俄羅斯兒童故事

##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兒童文學四篇，目的在介紹國外的兒童文學名作，故均取翻譯。第二一篇爲童話中魔術式的例子，第二二篇爲萬物精靈論的例子，第二三、二四兩篇爲傳說故事的例子。

### 二、作法：小說(A)

(1) 小說底意義。

(參張志澄短篇小說作法研究第一章。)

(2) 小說底結構。

(參華林一譯小說法第四章，湯澄波譯小說的研究第六章，高明譯小說的創作及鑑賞第

十章，張志澄短篇小說作法研究第三章至第六章及第十四章。)

(3) 小說底描寫法——人物，環境，對話，情緒等。

(參華林一譯小說法程第五章第六章，湯澄波譯小說的研究第五章第七章，高明譯小說的創作及鑑賞第四章第十五章，張志澄短篇小說作法研究第七章至第十三章。)

###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本學程中童話故事底區別點。

(2) 參讀下列各書：

安徒生童話集 (徐培仁譯，兒童書局。)

皇帝的新衣 (趙景深譯，開明。)

夜鶯 (顧均正譯，開明。)

母親的故事 (徐調孚譯，開明。)

俄羅斯兒童故事 (宋易譯，兒童書局。)

俄國童話集 (唐小圃，商務。)



## 二二五 孔子在陳章

孟子○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匿矣。」

選孟子盡心下

注 ①孟子(372—289 B.C.)，名軻，字子輿，戰國鄒人。幼受賢母之教，長受業子思之門人。學

成，歷遊梁、齊、宋、魯、滕諸國。因道不行，歸來同弟子萬章之徒，記載遊歷各國與諸侯及時人間答之言語，成爲孟子七篇。

## 二六 述而章

論語 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①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志於道，依於仁，遊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  
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注 ①論語，爲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間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

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②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 ③韶，舜樂名。 ④葉公，名

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

## 二七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①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足下北游，沈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通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恚，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游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觀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偕楊、游、黃、蔡諸人，①立程子、朱子之堂，飭聞其訓戒。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

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旣壯，涉歷東越、吳楚之間，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尙，私心喜且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助，莫盛於此時矣。

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羣舊，嘗假館於歛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得一二秀髦後進，與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况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孤也！

今夫積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騫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弱騫馬矣。何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違衆，有志於道，譬

如深居闇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吾知有畫地以終焉已。

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志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

足下少而才，在門牆中，最爲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選國朝文錄

注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清歙人。從桐城劉大櫟游。有紫石山房詩文集。○楊時，游酢，皆程

顯門人，見宋元學案之龜山學案（楊）、廬山學案（游）、蔡元定，黃榦，皆朱熹門人，見宋元學案之

西山蔡氏學案（蔡）、勉齋學案（黃）。

## 二八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

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日，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

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忘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



之得也。

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

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選明文在

注 ①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明寧海人。學者稱正學先生。有侯城集、希古堂稿等。

###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諸子文二篇，應用文二篇。第二五篇爲孟子對於孔道之見解；第二六篇是孔子

底好古、誨人、爲學、德行、儀容等的。第二七、二八兩篇：一示學生一與友均諄諄致意於立身爲學之要義，形式底取法而外，內容方面對於我們底益處，也是很大的。

### 二、作法： 文法——介詞。

(1) 前置介詞——「以」「於」「與」「爲」「自」「由」「從」「在」等。

(2) 後置介詞——「之」。

(參馬氏文通卷七全，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七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七章，陳承澤國文法草創九，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第十一章。)

###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本學程各篇中的介詞。

(2) 參讀論語、孟子。

## 二九 豫讓報讎

戰國策①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

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之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

人臣懷二心者！』

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注 ①漢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名戰國策，又名長短書。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宋鮑彪注十卷本，元吳師道注十卷。

### 三〇 越王句踐棲會稽

國語①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②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

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甲有

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④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⑤北至於禦兒，⑥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⑦廣運百里。⑧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⑨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⑩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⑪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其國之孺⑫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大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⑬請報之。」

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④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⑤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⑥又敗之於沒，⑦又郊敗之。⑧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⑨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 宸宇，⑩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



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選自國語

注 ①國語，左邱明作。三國吳韋昭注。分國紀事，爲史之一體。今本二十一卷。②行成，即後世

之譏和也，求成也。③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④三江，即吳江，錢唐江，浦陽江。⑤執，猶

結也。⑥更，改也。⑦前馬，前驅在馬前也。⑧今諸暨有句無亭。⑨即今嘉興禦兒鄉。⑩姑蔑，

即今太湖。⑪東西爲廣，南北爲運。⑫醫，乳醫也。⑬當室，適子也。禮父爲適子喪三年。⑭納，仕

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⑮孺，俗孺字，見玉篇。⑯節，有節度也。⑰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

免也。⑱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⑲囿，笠澤。在魯哀十七年。⑳沒，地名，未詳何在。㉑在哀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㉒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㉓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

欲以少長求免也。㉔宸，屋簷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三二 齊天樂

施朝幹

廣陵江上啼鶻過，風吹遠音還咽。揚本重摹，軍書試展，遺像清高如接。滄桑話  
歇，想礮火譙樓，舊時毛髮。化去蟲沙，燐飛空照二分月。琉璃官廠市晚，揭來詞客  
手，曾獻金闕。寸草心孤，春燈恨鎖，留得愁顏千疊。招魂句絕，任袍笏銷沈，畫圖淒切。  
故嶺梅花，送香深夜雪。

選自國朝詞綜

滿江紅

錢塘觀潮

曹溶

浪湧蓬萊，高飛撼宋家宮闕。誰盪激靈胥一怒，惹冠衝髮。點點征帆都卸了，海  
門急鼓聲初發。似萬羣風馬驟銀鞍，爭超越。江妃笑，堆成雪。鮫人舞，圓如月。  
正危樓湍轉，晚來愁絕。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讎心，  
秋時節。

選自國朝詞綜

注 ①原注：題史忠正公遺像冊子。按公像及復我朝睿親王書，殉節時別母書，蔣心餘編修，購自書肆，彭少司廉奏進，得旨於梅花嶺刻石。史氏之族，有鴻義者，復錢於木，以廣其傳，誠盛事也。②

施朝幹，字培叔，一字鐵如，號小鐵，清儀徵人。有六義齋正聲、一勺集等。③曹溶，字秋嶽，號倦圃，清秀

水人。有靜揚堂詩集等。④江妃，古之仙女。列仙傳：「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之，交

甫受佩而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⑤述異記：「蛟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眼泣則成珠。」

⑥嚴灘，即嚴陵瀨，在浙江桐廬縣南。

### 三三一 滿江紅 蘇山懷古

吳偉業①

沽酒南徐，聽夜雨江聲千尺。記當年阿童東下，佛狸②深入。白面書生成底用，蕭郎③裙屐偏輕敵。笑風流北府好譚兵，參軍客。人事改，寒雲白。舊壘廢，神鴉集。儘沙沈浪洗，斷戈戟。落日樓船鳴鐵鎖，西風吹盡王侯宅。任黃蘆苦竹打荒潮，漁樵笛。

金縷曲 京口懷古次胡雲持

齊召南<sup>④</sup>

瓜步凝烟綠。對茫茫風葭露葦，傷心南國。割據當時城鐵甕，也學塗山<sup>⑤</sup>執玉。又六代繁華相屬，天塹橫天掀白浪，護金陵王氣青霄燭。北軍渡，敢飛鏃。而今鷗鷺紛盈目。更誰憐，隔江猶唱後庭花曲。如此江山渾黯淡，但剩鵝綾一幅。斜畫著三山對盞，東望海門潮怒吼，正高秋嘹唳翔鴻鵠。片帆渡，舟如粟。

選自國朝詞綜

注 ①吳偉業(1604—1671)，字駿公，號梅村。明末太倉人。有梅村集四十卷，內詩十八卷，詩餘

二卷，文二十卷，及樂府雜劇，綏寇紀略等。②佛狸，後魏太武帝小字。宋書索虜傳：「嗣死，諡曰明元

皇帝，子濂字佛狸代立。」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③蕭郎指蕭道成。④齊召

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清天台人。有賜硯堂詩文集等書。⑤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禹會

諸侯於此。

###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文兩篇，有詞兩篇。第二九、三〇兩篇，形式爲歷史紀事，爲敘事文中的一體；內容

一以勉義，一以明恥，爲復興民族的中心思想。詞取近代詞家中聲調豪放，不帶消沈的意氣者。

二、作法：詞(A)。

(1) 詞底起源。

(參任中敏詞曲通義二，胡雲翼宋詞研究上篇二，龍沐勛中國韻文史第四章至第七章。)

(2) 詞底作法。

(參任中敏詞曲通義四、五，吳梅詞學通論第五章，孫俔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第四章之三。)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第二九、三〇兩篇中的敘事方法。

(2) 參讀國語、國策。

(3) 參讀胡適詞選（商務）及孫俟工、孫怒潮合編中華詞選（中華）

### 三三三 一個缸窰主人

嘯天生<sup>○</sup>

紅燈掩映，綠醅芬芳。白雪擁牖，清歌繞梁。吾人憑高山，據瓊室，作塞外春宴。座中泰半皆江南人。女士駱綺琴及內子劍華亦列席。履舄交錯，賓主言歡。室爲半西式，煤鐵公司建以安頓職員眷屬者。地在本溪河之東山。山麓安奉鐵路，蜿蜒繞之。半山一室凌空，後依峭壁，積雪鋪地，厚逾半尋。簷前堆玉，如天半瓊樓，冰筴垂垂，粗逾人臂。從簷際直接於地，長短差落，晶簾耶？鐵窗耶？胥於室主人之心理判之矣。（塞外雨雪之朝，每年平均，旅順在一百十八日以上，大連在一百二十四日以上，營口在一百四十七日以上，奉天在一百六十二日以上，長春在一百九十九日以上。胡天八月，連朝飛雪，吾人葬身於冰天雪地中。地面積雪，層累而上，其深不僅沒脛而已。家家窗戶嚴閉，窗外冰筴，密如木柵，粗逾人臂。直至翌年四月，漸就溶解，一

瀉千里。山巔水涯，處處見奔瀑急湍也。酒酣爐紅，談鋒競發，聲聲度此冰簷雪窗而出。或高歌，或劇談，或長嘯，或低吟。座中有作塞外春日詩者。內子口占云：『塞外逢春不見春，曉來閒看嶺頭雲。故鄉此日梅花發，一片寒霞映碧汾。』亦聊以寄其鄉思也。又述其偶句云：『思鄉惟恐動離懷，鄉景偏從夢裏來。曲水高山千萬里，夢中來去幾多回。』又述其山居曉起云：『曙色閒窗曉，開門月半盤。雞聲驚客夢，白雪數峯殘。』正紛呶際，座中有秦君者，起而言曰：『止爲諸君述一缸密主人，可乎？』於是一室寂然，咸曰願聞。

秦君慨然曰：『弱國無外交，若吾國者，更無外交之可言。俎魚砧肉，任人宰割耳！且所謂外交者如弈然。善弈者，必於人不經意處，閒閒下一子，遠攻近守，而圍敵於不知不覺間。人方深謀遠慮，出奇制勝，而吾以魯莽滅裂，五分鐘之熱度赴之，幾何而不著著失敗也！矧當局者狃於近利，昧於遠害，更無兵力財力，爲後盾之禦。於此而言外交，誠爲當局羞也！當此之時，國民外交尙矣。吾人之忘東省者久矣。外人

之垂涎滿洲也，亦久矣。經斯營斯，得寸則尺，三省處兩大之間，事齊事楚，俱有朝不保暮之勢。當外人之經營東省鐵路也，沿路寶藏，席卷囊括，而入於外人之手，更無論乎鐵道用地矣！吾政府既允外人於東省有築路之權，彼人即從事於收買土地，爲通過鐵路及附建市廛之用。中東路佔江省地十二萬六千晌，佔吉省地五萬五千晌。南滿路佔地五千八百八十餘萬坪，小車站用地二三萬坪，火車站用地二百萬坪左右。在哈爾濱、天津、上海、東京等處，約佔地五千二百二十萬坪，俱爲南滿鐵道會社所管有。每坪合華度六方尺。爲地主者，正幸其地據路線之衝，奇貨之可居，獨有此缸窰主人者，本其國民外交之精神，爲當車之螳臂。○滿洲土著，除力田外，陶亦爲世業之一。主人金姓，世世相承，守此陶業。窰臨呂城，佔地數十畝。平疇列椽，茅簷紙窗，每於夕照脚山，酒醉飯飽之餘，集其夥伴，踞坑長談，家人子女，競相笑樂。長年白日，固晏如也。徒以東風不競，藩籬盡撤，臥榻之側，長此鼾睡。○主人白髮，垂垂老矣。目擊時難，每語後進，以努力自強之旨。一日，主人攜其幼孫，倚閭負曝。閒看



兒郎撲雪爲樂。忽鐵騎連轡，及門而止。兒輩呼曰：「外國人至矣。」

「來者皆戎裝，入室據榻，叱咤可畏。其時少壯皆就工作，婦豎咸形瑟縮。老者驅前就教。舌人傳語，謂：「中政府允外人敷設鐵道權於茲土也。叢爾缸窰，有礙路線，爾速遷讓。」老人聞其言，銀髻直指，怫然作色曰：「是烏乎可？政府者，賣國之政府耳！彼狃於一己之私利，烏知祖宗創業之艱辛！若吾此缸窰者，祖宗以血汗得之，一家之衣食賴之，世世相承。曩年某姓羨吾之產，願以厚幣相易，吾不忍以祖宗之經營，及身而斬，矧贈諸外人乎？老人鬢矣，死不足惜！頭可斷，此地不可割！政府允汝者，汝仍向政府索之可也！」言已，拂袖而起。來者知老者剛愎，不可以強求也，乃使譯人以利誘之，陳幣於案，願以千金爲壽。老人掉頭勿顧。俄而飯鐘動矣，少壯百十，或歸來就餐，睹茲不速之客，咸洵洵不可忍，來者知不可犯，逡巡而退。異日舌人獨來，傳其外國主人語，請益以千金，不足，則又益千金，層累至五千金，而主人終無允意。且斥之曰：「人必自侮，物必自腐，若輩爲虎作倀，引狼入室。置祖宗邱墓子孫衣食

於不顧。貪一己之利慾，不卹脅肩諂笑於外人之前，爲亡國奴之先鋒！上以是行，下以是傲，亡國家者，必此輩也！」舌人怒，憤憤去。越朝鐵騎大至，孤屋重圍，如臨大敵。主人亦率其壯男，閉門相持。自朝至暮，洵洵莫已。主人攀垣而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難奪志。今日之勢，固成螳車。然非殺盡吾族者，此地不可得也。若人一朝得志，急於弄權，須知迫人太甚者，卽三尺童子，亦當挺而走險。願君繞道留爲異日相見地可乎？」垣外人初以威脅，繼以利誘，復益至萬金，乃至萬五千金，最後益至二萬金。主人終不爲動，惟深溝高壘以相禦。垣外人礙於國交，亦莫可如何。舌人乃進計曰：「吾華人有恆諺：中國百姓怕官，官怕外國人，外國人怕中國百姓，君何不擇其畏者而治之？」彼人鼓掌稱善。翌日，邑尊來，主人匍匐迎之。邑尊曉以利害，動以義理。主人曰：「邑尊食祿於政府，政府囿於成約，固不容有所反覆。然老人爲自由人民，缸窰爲世傳家產，老人有自由處置家產之權，吾不願敗吾產，國法所不能處治也。吾原知大廈之傾，非一木所能支持。且外人假道，決不能因吾一人之作梗而中

廢。吾之出此，亦欲以警一般熱中利欲賣國媚外之徒，知所慚沮！老人誠不肖，不足以上體君心，願君治吾以違令之罪，粉身碎骨，亦所不辭！他非吾所敢聞命也！」邑尊固亦讀書種子，粗明大義，見老人之義正辭嚴，語亦爲之塞。唯唯而退，圍亦解。自是村人奉老人爲長。老人訓村人以自治之義，創齊心會。農隙講武，捐資講學，烽警相聞，保障一鄉。其時也，外人闖路，南北相啣，東西相接，漸近老人耕牧之鄉，外人知此老頑梗，不可撓其鋒，乃繞道避之。其地羣山四繞，一隙中通，苟非經老人地者，則當穴山而過。山厚不可通，即通亦非數十萬金不可，且不可期以歲月。主其事者，焦灼萬狀，百計思有以中傷之。

「一日，老人有事於遼城，收其貨款，一年一行，視以爲例。責事畢，裹囊策騎，獨行萬山叢中。老人精神矍鑠，老於行旅，固無所畏懼。越三日，道經趙家堡，距堡十里，雙峽並峙，道路崎嶇，爲遼東第一險地。其隘處迂迴曲折，僅容一車。峽中村店三兩，盜賊叢集。缸窰主人，以當地土著，年年來往，一無所擾。是日，主人僱一車，躑躅行

山麓間。一御者跨轅執轡，鳴其長策，劃然聲應山谷。（塞外大車，其制極簡，卽以一板，下支兩大木輪，輪周圍以鐵板，左右折木爲欄，四無篷蔽。雪風刮膚，奇痛欲裂。俾二軌，當轅駕一馬，支其重心。更前以轡絡四馬，二前二後，拽之而行。行時輪鐵與道中累石相磨，車傾側不寧，震臂作痛。御者執其長策，揮空中呼呼作響，鈴聲叮嚀中，雜以鞭聲豁然，空中四應。旅人當此，倍覺淒涼。此况味記者深受之。）執鞭人狀貌猙獰可怖，主人怡然不以爲意，掀其銀髻，與四山積雪相輝映。車行入峽，一壯者出自叢莽中，奮息而前，願求附車，車夫厲聲拒之。壯士轉哀主人，主人許之。御者曰：「少壯健步，何遽欲求附於人？且荒山彳亍，固何爲者？」主人慰之曰：「人之善惡，余知之，何嗷嗷爲？」御者默然，驅車前行。壯士叩行蹤於主人，主人語之故。壯士談吐亢爽，數語卽相投契。暮宿村店，短檠相對。主人朦朧欲睡，壯士闐然入室，潛語之曰：「御者皆口外刼盜，余固識之，今不知何故惠然來此？夜午將不利於公，公其慎之。」主人掀髯笑曰：「老夫出入關山，垂四十年，此地父老，皆好相識，烏有是？」壯士固言

之。且曰：「有余在，孺子不足懼，設有變動，但請安眠，勿作聲也。」主人姑應之。壯士乃伏主人坑頭，夜靜燈熄，雪光映窗，隱約可覩。忽簷際如飛鳥墮，少選，御者挾二伴侶，提刀直入，迫寢臺。方欲舉刃，壯士飛一足起，刀落人撲。後至者絆於足，亦相繼而撲。壯士叱曰：「鼠輩敢爾！亦知遼東有鑽天燕子乎？」（東省鬚匪有鑽天燕子者，出沒於營口、牛莊、海城、蓋平一帶，工詩善畫，江南人也。亦名江南燕子。清樨類鈔曾記其事。）坑下盜聞之，皆匍匐請罪。主人不忍其哀憐，亦爲之緩頰。壯士曰：「起去爲老丈備馬送至家，須以丈家信物返，不爾者，頭顱且不保也。」御者諾諾。時已辨色，壯士送出門，主人方欲展謝，覓壯士不可得，悵悵歸。以策屬御者，使返村店，執以爲信。（關外人所用之策，粗逾兒臂，長且及尋，絃長二丈，鳴策時其聲清脆，越前騎馬耳而過，馬見鞭影，卽張鬣噴沫而前，策端鑄有主人姓名。）夥伴聞主人之受驚也，咸圍而慰問之。主人生長是鄉，垂六十年，居斯食斯，雞犬無驚。今茲暴客，又胡爲乎來哉！家人咸惶惑，無以解其疑。

『又十日，禍事至矣。先是呂宰得一簡。視之則陶什陶也。東省人稱之曰套匪。日俄戰後，出沒於遼南東蒙各境，驍勇剽悍，能於百步外雙槍齊發，擊人左眼，不誤擊右眼。左右健將，多至六十人。統率黨徒至數千人，嘗與俄人爲仇。今率其鐵騎向此孤城，呂宰徬徨無以爲計。簡中所述，謂限於三日內，借糧十萬，逾限者當破城，任其取求。呂宰謀之幕僚，僉云莫如請兵於省垣。宰乃發電求援。呂距省垣八百里而遙，關山阻隔，重兵跋涉，須歷旬餘始達。若爾時者，則全城將無噍類矣。不得已商諸外人，誠能允其假鐵道以運兵者，則朝發夕至，不難滅此朝食。然以格於約章，往返磋商，幾費脣舌，而迄無頭緒。一轉瞬間而三日限期已迫。匪人時於城外焚掠村落，以示威。邑中土地貧瘠，兵力微弱，萬不能與匪勢相抗，亦無以應匪人所求供。呂宰所戚戚顧慮者，此闔城千萬生靈耳。無已，其乞憐於外人乎？外人憫呂宰之無告也，願作魯仲連，慨然以六萬金相假。呂宰爲闔城人民頓首以謝，約以次晨交割。及期而消息杳如，呂宰往訪之，彼人怫然作色曰：「如此巨資，豈無信物？」呂宰曰：「身家

性命，惟命是從。」彼人乃徐曰：「但得缸窰地足矣。」邑宰搖首曰：「人民有處治私產之權，邑令雖尊，不能強其必售。且此老頑梗，即強之恐亦無濟。」語未已，彼人乃拂衣遽入。邑宰獨坐旁皇，計無所出。惟聞聲聲砲火，兵臨城下矣。吏民告急，奮息於途。邑令知不可須臾緩，乃姑允之。冠帶登城，約匪退一箭之地。趨金氏而與之語，謂：「若不願以地售之外人者，則請售與邑宰，宰用以救千萬生靈，想亦老丈所願也。」言罷繼之以泣。缸窰主人慨然曰：「吾以吾產拯吾同胞，固得其所。吾謹以奉諸賢長官，願無取值。毋使人譏吾爲奇貨之居，而故爲是波梗者。雖然，祖宗遺產，及吾而斬，吾亦無顏居斯土矣。請從此辭。」翌日，金氏盡族行，匪退而人民以安。今之輪飛轂轉於其地者，其亦念主人當年之一片苦心否耶？今之人競以土地獻諸外人，或依附外籍以爲榮者，對之能無赧然！秦君語至此，合座爲之默然。回視窗外大雪，片片如掌，若欲深埋此國恥地者。

注 ○嘯天生，未詳。 ○見莊子及韓詩外傳。 ○程史：「王師征包茅於李煜，徐騎省鉉將命，請緩師，上諭之曰：「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 三四 趙倉唐爲太子擊使魏文侯

劉向○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

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

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



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竹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

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選自說苑

注 ○劉向，(C. 100 B. C.) 字子政。本名更生。漢楚元王之後。宣帝徵向講論五經於石渠閣。

有新序，說苑五十篇，列女傳八篇。○縹同縹，牽引牲畜之繩也。禮：『犬則執縹。』○國語：『乃見

其涓人。』漢書陳勝傳：『勝故涓人。』注：涓人，主潔除之人。○晨風，國風秦風詩篇。黍離，詩王風詩

篇。

三五 望海潮 從軍州中作

折元禮○

地雄河岳，疆分韓晉，潼關高壓秦頭。山倚斷霞，江吞絕壁，野煙縈帶滄洲。虎旆

貔貅看陣雲截岸，霜氣橫秋。千雉嚴城，五更殘角月如鉤。西風曉入貂裘，恨儒冠誤我，卻羨兜牟。六郡少年，三關老将，賀蘭烽火新收。天外嶽蓮樓，想斷雲橫曉，誰識歸舟？剩著黃金換酒，羯鼓醉涼州。

選自詞綜

### 木蘭花慢

送陳石泉自北歸

陳參政

北歸人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溇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心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煙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征鞍。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選自詞綜

注 ①折元禮，元人，官治中。餘未詳。

②陳參政，宋人，餘未詳。

③邯鄲夢，卽黃梁夢。見枕中記。

④八駿，周穆王之良馬，乘之以周行天下者。

### 三六 賀新郎 石城弔古

王千秋①

弔古城頭去，正高秋霜晴木落，路通洲渚。欲問紫髯②分鼎事，只有荒祠煙樹。巫覡去久無簫鼓。霸業荒涼遺堞墜，但蒼崖日閱征帆渡。興與廢，幾今古！夕陽細草空凝竚。試追思當時子敬③，用心良誤。要約劉郎銅雀醉④，底事遽爭荆楚？遂但見蜀吳烽舉。致使五官伸腳睡，喚諸兒畫取長陵土。遺此恨，欲誰語！

選自詞綜

### 醉江月 石頭城

杜旟⑤

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髯孫⑥橫短策，坐使英雄鶻起。玉樹聲銷，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併疑城郭非是。⑦當日萬駟雲屯，潮生潮落

處，石頭孤峙，人笑褚淵<sup>④</sup>今齒冷，只有袁公<sup>⑤</sup>不死。斜日荒煙，神州何在，欲墮新亭  
淚。元龍<sup>⑥</sup>老矣，世閒何限餘子！

選自詞綜

注 ①王千秋，字錫老，號審齋，宋東平人。有審齋詞。 ②紫髯，指孫權。 ③魯肅，字子敬。 ④劉

郎，指劉備。曹操作銅雀臺，故址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 ⑤杜燠，字伯高，號橋齋，宋金華人，呂成公門

下士。兄弟四人，並有文名。 ⑥見本篇注二。 ⑦搜神後記：「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

華表柱云：「有鳥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⑧褚淵，

字彥回，南齊陽翟人。 ⑨袁粲，字景倩，南朝宋陽夏人。明帝終，與褚淵等同受顧命。順帝即位，出鎮石

頭。時齊高帝力圖革命，粲謀攻之於朝堂。淵泄其謀，粲父子遂死於石頭。時人哀之，爲之歌曰：「可憐

石頭城，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生。」 ⑩新亭，在今江寧縣南。東晉諸名士，常於此宴飲。周顛嘆曰：「風

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

囚相對？」 ⑪見第二册第三二篇注十四。

##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逸事雜記兩篇，詞四篇。逸事雜記是記事敘事兩種文體相合而成的。藉此可以練習第一二兩冊中所教學的記事敘事法。詞舉宋元間的作品。

二、作法：文法，連詞。

(1) 連詞底種類(上)

(a) 等立連詞——「與」、「而」、「及」、「暨」、「且」、「又」等。

(b) 選擇連詞——「若」、「如」、「抑」、「其」等。

(c) 承接連詞——「而」、「則」、「故」等。

(d) 轉捩連詞——「然」、「而」、「乃」、「至」、「然而」、「但」、「況」、「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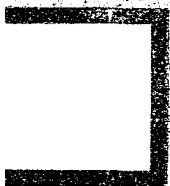
(參馬氏文通卷八，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八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八章。)

### 三、教學注意：

(1) 提示本學程各篇中所有連詞並區別其性質。

(2) 參讀劉向說苑。

80  
712294  
2 252



252